

評經史百家雜鈔

譚澤闓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880B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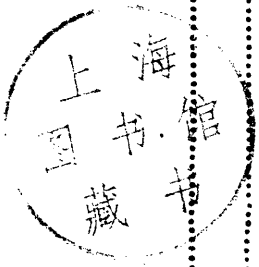
漢書蕭望之傳……………一四

後漢書班超傳……………二七

後漢書臧洪傳……………三九

三國志王粲傳……………四五

三國志諸葛亮傳……………四九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九 目錄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九 目錄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不  
就他事祇  
就嬴葬一  
事寫其生  
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嬴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繪賀之孫名也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若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嬴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嬴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以嬴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

文辭深刻  
思入微杳

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靈也幣。腐之地下。或酒今日人而明日發。謂見發掘此真與

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

也。反真冥冥。亡形亡敵。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厚葬以高。下同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

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

玉石。欲化不得。鬱為音音乾腊。音音乾。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同是言之。焉

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音音款木為音音。葛藟為音音。其穿下不亂絕泉。上不泄殞。故聖

王生易尚。也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高至。死者不知。生

者不也。是謂重惑。於音音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丞。又置丞。而北軍未真官兼守之也。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

起居。所以尉通慰薦。尉者自上之也。薦者舉籍也。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音音區。

賈音音區。者小屋之名。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

突兀有氣

士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室四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

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

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

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

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李法官之號。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曰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

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以下

行法焉。丞於用法疑。丞屬軍正。斬御史于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于上也。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

曰。司馬法。兵書名。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言在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

成其慮。慮謂念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謂先為之意也。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欲致民重志。使奮。

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

姊蓋。音蛤。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司臧。公主廣。東不

敢補。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

絃瑣事曲  
折詳盡是  
孟堅所獨  
擅長

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古他字。言游微奉公無它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

長公主。射甲舍。即甲第公生之宅也。門知吏賊傷奴。辟音避報故不窮審。言為游微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大將軍霍光寢息

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借助也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

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音惕大節。當

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邪郡名今山東舊兗青沂萊四府及膠州之地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縣名今屬陝西關中道守丞嘉上

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

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

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大官也賤人圖柄。臣

執權之臣也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

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

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

朱雲歷顯  
頗作氣勢  
肯其為人

攝鬻升堂  
抗首而請  
音勳左右  
風采勳人

通明有伯夷史魚名鯀春秋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曲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

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複充宗貴幸。為梁

丘易。梁丘賀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也。

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鬻音管衣登堂。抗首而請。音勳

左右。既論難。連拄刺也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長角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

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

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

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讀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

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

丞相。丞相部吏。考立也。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

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後知雲亡

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秦漢時徒刑謂作苦工也。夜咸雲

執直之氣  
凌厲無前

一結儻有  
餘韻寫畫  
桂之性老  
而愈辣

遂廢錮。身不仕進也終元帝世。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

書求見。公卿在側。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尸位。若位不事也。素餐。謂無事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少府尙官作供御器斬馬劍。斷佞

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關龍逢。桀臣。王子。上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游於地下。足

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

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同集補補之。合之也。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音戶漢縣

名今屬陝西關中道出。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辭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

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適欲相吏邪。小生謂其新學後進

言欲以我為吏乎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

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

梅福傳祇  
載奏疏

於惇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

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

附縣道之使對奏也

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

將軍王鳳。鳳專執。

同勢

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

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

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圜。

同

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

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

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

於代谷。

文帝由代王入卽帝位

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

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

五等。

謂封建

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諫說。至言出

爵不待廉茂。廉孝廉茂茂材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

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甚。使孝武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

王安。武帝元狩元年以謀反自殺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

臣勢陵君也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

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讀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

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

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

求見。輒報罷。臣開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呂氏春秋東野有以九九見。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曰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者乎。按九九算

法。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

昔秦武王好力。任鄙。秦力士名叩關自鬻。繆公行伯。同繇余春秋或人秦穆公用之以霸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

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

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



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僑同桀。傑通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音謬錯也

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通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同綱以爲漢歐除。倒持泰阿。劍名授

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音闢地建功。爲漢

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古之善相馬者之圖。求騏

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謂盜嫂受金之事。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

齊桓用其讎。謂以管仲爲相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

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餘樂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

言。又加戮焉。夫戮同鷄。鵠同鷄。遭害。則仁鳥鷺鳳也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問者憇民上疏。多

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成帝年號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具位之臣也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

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后擢之。以厲

其臣而矯正也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

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福職切。氏十月之詩。刺石族太盛也。留意亡逸書篇名。見奏類之戒。除

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見書舜典。闢四門以教衆賢。則形視。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

主威等。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同。成帝年號。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音律

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成帝和平二年沛郡鐵。鑄錢。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此何景象也。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

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

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微小。言火始微小。不及撲。則熾。教陵於君。權隆於

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

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

伏質同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

駟。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以丹淹泥。當戶牖之法。坐盡

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留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

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

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墜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

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則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

主。流出於戶。言其多也。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

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謂孔子本於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

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止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

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司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

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尚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必周。示天下。臣于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誅。

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成周。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所居里。在今山東曲阜縣城中。孔氏子孫。不免緇戶。以聖人

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素王之功也。殺梁傳曰孔子素王。以封其子孫。則

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

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

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

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

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

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

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

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

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成帝年號。元年。立二王後。推迹

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體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

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平帝年號。中。王莽顯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

以仙去作  
籍又點市  
卒筆情活  
發

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做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尙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乘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

莽長子宇。非莽高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

懼莽。章欲因對其容。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同腰斬。磔尸東

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

更名他師。做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

舜。高其志節。比之纁布。漢初梁人初爲彭越大夫。越被誅。令不得收布。獨收而哭之。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

舜爲太師。復薦做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做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做爲御

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見卷一。孟子孔子在陳章。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

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此論語孔子之言。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

不隊。司梅福之辭。合於大。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大雅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按此謂梅福請封孔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縣名。故城在今山東膠縣東。人也。徙杜陵。古杜伯國。漢宣帝時。因名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

學。治齊詩。詩有齊魯韓三家。后倉所傳者謂之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令郡國官也。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

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

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音主見霍謀殺光。光卽誅桀等。後出

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

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以流大化。致於

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

成王躬吐握。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飯。以接天下之士。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

不願見吏  
牽持匈匈  
寫望之案  
剛

仲翁出入  
數句生動  
精警  
各從其志  
一語自露  
風骨

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補署也小苑東門候。主候

時而閉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官府之給賤役者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

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

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霍山霍去病孫今云兄子傳寫之誤領尙書。親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宣帝年號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

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

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同嚮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

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同勢之所

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

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

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

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

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謂達于政事也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謂移書言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所聞謂聞其短失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種疾名今洮岷松茂諸地古爲西羌所居反。漢遣後將軍趙充國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皆郡名隴西在今甘肅舊岷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安定在今甘肅舊平涼府及固原外涇州之地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僻處之虞。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罪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次也入



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同陰

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

義利而已。道讀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

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

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

不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滅同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

及於人。可哀矜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

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

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

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

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古罪人出財

滅辜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即呂刑見詔令類之罰。小過赦。薄辜贖。有金選音刷選銖兩名字本作銖銖也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

之所生。敝備阜衣。

漢書註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

二十餘年。嘗聞辜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

寇。方秋饑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

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

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境同之不贍。故金布

令甲

金布者令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鑄布帛之事因以篇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曰。邊郡數被兵。雖遭

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

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

讀

暴之事也。聞天漢

武帝

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

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

音武從人求物也

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

見蘇軾上皇帝書

以興兵

軍興之法也

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

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

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傲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西域國名昆彌烏孫

之王翁歸靡人名。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

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計也。天子不聽。神爵宣帝

年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

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

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

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

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

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宣帝年號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

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

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弟順也遣使請求和親。海

侯年甯能  
父我邪是  
剛強不屈  
口氣

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同是不說。後丞相司直鯨音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差次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甯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錢爲望之賣買而以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

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受所監戒。同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

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倨。遜亡以扶政。帥先百餘。君不深思。

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曰使者便。

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譽。古怒。靡有後言。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

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復相。爲太傅。以論語禮。

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

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

有截。見卷六詩長。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

其禮儀宜如諸侯。臣等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宜。故稱敵國。宜待以下臣之禮。位

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

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同福祚

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今匈奴

與高恭顯  
忤點明致  
罪由來

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古側音屈。見詁屈也。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譴讓。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遺客爲姦。刺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諷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卞莊子魯下邑大夫蓋勇士也

之威。至乎耳順論語六十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權喜。咸

曰將軍其人也。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讀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問望之立意當趣如

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仄不食追周召之躡然後已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謙言墮走之役也將歸延陵之臬。吳公子札食邑延陵漕吳修

農圃之疇。美田畜雞種黍。竣古侯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度感常檢而積思塞邪為高行也

枉之險蹊。宣中庸之當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同底厲

同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

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自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故

曰楚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

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

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待詔華胡化龍。龍者宣帝時與張

子矯音等待詔。以行汚濺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

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

小過五大  
罪一極形  
咄咄咄咄

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以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而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皆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黃。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一。每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建立此議而白自之于天子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爲過歸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也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



蕭太傅素剛自白人  
主一語點  
全篇俱醒

抗直到底  
不差謬

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愛。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自殺也。於是望之叩讀天歎曰：吾嘗備位丞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音促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掌御飲食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也。左右於是召顯等青問。以議不詳。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嗣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

子弟因父兄之任而得任

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

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

課謂考第高下

育第六。而

漆令郭舜殿。

音典後也。謂最居下也。

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

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

分職治事之官。署曰曹。漢書注曰：賊曹、決曹皆後曹。

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

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

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

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鄠

音名。賊之有名號者。謂其疆也。

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

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

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

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

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

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

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元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

於官。育爲人嚴猛尙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貢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

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尙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

援引也。

入王氏。後遂

竝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

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學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

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

庶人。哀帝崩。爲復土。謂掘穴下棺而以土覆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

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贊導九賓之禮也還歸故

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使嬖宦

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音鏡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 後漢書班超傳

投筆數語  
全篇柱意  
所謂開門  
見山史公  
多於列傳  
起處先點  
輟數句便  
得其人大  
概蔚宗蓋  
取其法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明帝五年。兄固被年號。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

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北平人元帝時使西域刺

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開通西域封博望侯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同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

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孟子荀卿列傳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

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明帝問固。卿弟安在。固對

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

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亦曰伊吾廬也爲匈奴呼戰於蒲類海。湖名在新疆多斬首虜

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國名本樓蘭國也其地在今新疆塔羌縣鄯善王廣。奉超禮敬

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

明者睹未萌。況以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

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

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通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初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其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同割國名今新疆和闐縣于闐其地王廣德。新攻破莎車。國名今新疆舊莎車府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寘。

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鬪音瓜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

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

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

因鎮撫焉。時龜茲音慈名今新疆舊庫車州是其地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名今新疆

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問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

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

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

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

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

焉者國名今新疆焉耆縣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國名今新疆拜城縣數發兵攻

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章帝廟號初卽位。陳睦新沒。恐超單

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

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

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尉頭名今新疆烏什縣地。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

初章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于寘拘彌。國名今新疆十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兵一萬人。攻姑墨石

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巨。音頗猶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

北擊匈奴。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音支國名分大小二國。大月支居俄屬中亞細亞。阿母河流域。小月

支居甘肅西境。烏孫國名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北。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

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長安人。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鄯支。擊于侍子爲鄯支所殺。効命絕域。

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見左傳。魏絳諫伐戎之辭。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

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漢武帝時西域內屬者有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

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

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屨。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勢。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

倭漢與依天等。以是效驗之。則蔥嶺

蔥嶺山名亞州山脊中國大山發脈處也自新嶺疏勒至蒲罕之西皆蔥嶺正幹其東入新羅者曰崑崙山曰天山

可通。蔥嶺

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

龜茲可禽。同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

漢郡

名今甘肅敦煌縣其郡治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

國名今新疆阿克蘇縣

二王。特爲龜茲

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同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

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縣名本漢昭帝陵因以爲縣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

人徐

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

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

音潘

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

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

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

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



賜大小昆彌

烏孫國王號

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

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

戰國策魯

人言與曾參同名者。殺人者。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繼自昔。頃人又。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告曰。曾參殺人。其母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

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

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

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

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

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

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

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

借兵還據損中。疏勒地名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

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斃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國名分前後二王。前王庭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魯番縣後王庭治務塗谷。在今新疆學遠縣。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獸名形似麟而無師通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和帝年號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劫也。遮而留之也。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

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

它

古他

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

名在今新疆尉犁縣

尉犁

國名今新疆尉犁縣北庫爾勒城以東羅布泊以北之地

以前沒都

誇。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

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

遣大人

謂其酋長

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

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

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

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

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

通渡涉也由帶以上爲厲由帶以下爲揭

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

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

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

尉黎王汎及北韃支等二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陸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盡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冬夏有雪故名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窳以西。超遂踰蔥嶺。迄縣同懸度。石山名其地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故名在烏秣國西烏秣即今阿富汗東部加非里斯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繼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禮記太公封于齊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狐死正首丘也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

情辭悽婉

班昭一書  
文情深美  
宜其感格  
天聽也

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蓋也常恐年衰。奄忽僇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謂印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盡也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闕姦宄音軌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同猝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

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

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

求哀。句乞也音蓋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

文王葬骨新序文王掘地得死人之骨更葬之天下則之皆曰文王澤及枯骨又况于人乎之恩。子方田子方魏文侯之師見君之老馬囊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于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

衰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音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

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

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見前趙奢傳衛姬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嚮衛之罪見列女傳先請之貸。妾愚戇不

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

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

愍惜焉。使者弔祭。贈音豐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

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侯。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

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

超對任尙  
語然仁  
者之言

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  
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  
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西漢以京兆尹左馮  
翊右扶風爲三輔東漢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  
雖割注陽不改其號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  
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 後漢書臧洪傳

三國志洪傳載洪答陳琳書詞稍繁完後漢書刪節甚當故錄之

臧洪。字子源。廣陵郡名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射陽人也。父旻。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縣名即今浙江妖

賊許昭起兵。旬音章縣名故城在今浙江慈谿縣界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

揚州刺史。旻率丹陽郡名故城在今江蘇江甯縣太守陳夬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旻等進兵。

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

郎。漢法孝廉式經。拜爲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郎也。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丘長中平。靈帝號。末棄官。

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竝據大郡。

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

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名今屬河南開封道。見兄邈計事。

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

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伋。同。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

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

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

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伋。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音帽。廣陵太守超

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

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

諸軍各懷遲疑。莫適。音的。專主也。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



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郡名在今直隸河間縣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

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漢末

亂黨名。帝時鉅鹿張角以邪說惑衆。至數十萬。皆著黃巾起而為亂。時人謂之黃巾賊。後皇甫嵩討平之。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

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禁音詠。祭名。禱羣神。又恐賊

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於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

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地名。在今河南杞縣。甚危急。超謂軍吏曰。

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和也。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

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

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

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閡

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比類也。雅况通

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

文辭雅贖

所酬亦冀遙付音寸度也。褊心麤同。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

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鄉與程子相遇于塗傾蓋而語。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

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女卓切。矢不覺涕流之

覆而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猶言內省不疚也。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

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

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則席而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之志。

不為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英雄記曰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冀州與紹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

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

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呂布字奉先英雄記曰布求還各紹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于帳則布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臥無

何出帳去紹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

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

氣盛言寬

游士之願也。是以鑑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遠。不適敵國故也。左傳君子遠不韜仇國杜注違喪亡也足

下常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

昔晏嬰崔杼殺齊莊公欲刳晏子與盟以載拘其頸刺承其心晏子曰刳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事見晏子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見韓愈答劉秀

才論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

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左傳楚子圍於築室反耕杜注築室于中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公孫瓚字馬

首南向。張揚雲中飛燕。張燕常山人本姓褚輕勇隨捷軍中號曰飛燕衆一百萬號黑山賊旅衆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

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

黑山上。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漢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

以擊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山名在今湖北當陽縣西漢末新市王匡等起兵于此號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陳琳字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

子託身於盟王。謂袁紹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

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

忠義憤發  
侃侃而談

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待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豫。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餽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陷城。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賊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章。而欲因際會。觖子企猶翼也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

甯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捐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左傳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存荆則未聞也。

###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

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帝

初平元年董卓劫帝遷都長安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

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

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徵召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

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癡。貌醜惡也而體弱通悅。具脫通輕也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

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

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西方諸侯之長也。紂賜文

王弓矢斧鉞。使得專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也。同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

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

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

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音志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與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

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

信。以帊音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

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深廣也思亦不能加也。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

就讀碑觀  
弈寫仿其  
神采

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案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郡名在今河南汝南縣東南應瑒字德璉。東平縣名即今山東平縣劉楨字公幹。

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

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卽就虞掌山澤之官

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

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

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

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

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本初袁紹字琳爲袁紹檄豫州文見詔令類但可罪孤狀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

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

屈。太祖竝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

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

文帝與吳  
質書論列  
諸名士辭  
采斐然情  
文深至

刑。魏文帝為太子時嘗誦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拜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  
琳瑒榎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遭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在河

南登封縣東南堯時諡由隱于此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

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

未逾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也。昔伯牙見報任少卿書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子路死于衛孔悝之難孔子哭于中庭既哭進使於

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自潁川郡名即今河南許

州陳州汝南汝州亂州州地邯鄲戰國趙都今直隸舊廣平淳繁音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音異宏農楊修。河內

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瑒弟璩音渠璩子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

魏陳留王魏年號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

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同中。坐事誅。景初明帝

年號



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郡名即今山東之定陶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郡名今山東舊青州沂萊陽郡人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

漢末爲太山即太白山郡丞。亮少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郡名即今江西南昌縣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

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

吟。古今樂錄曰：王曾虔技錄相和狀楚調五曲內有梁父吟，行好子諸葛亮。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縣名在今直隸

縣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縣名今屬河南，徐庶見先主，先主器

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

可屈致也。將軍且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

一起點明  
自比管樂  
臥龍二字  
亦點時

論議宏博  
指陳時勢  
如聚米畫  
山

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同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

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

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

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後漢十三部之一領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武陵桂陽長沙等七郡北據漢沔即漢水一水而二名。利盡南海屬交州今廣東省及廣西省東

境皆其地東連吳會會讀若貴西漢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郡縣連稱故云吳會。西通巴蜀二郡名今四川省。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

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州名今四川省及陝西省舊漢中興安二府是其地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劉璋時劉璋爲益州牧闇弱。張魯時魯據有漢中之地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

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

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謂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洛謂洛陽。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王應麟曰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

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

不繁

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申生重耳皆晉獻公子爲驪姬所讒申生自縊重耳出奔狄在外而安

乎。琦意感悟。陰規謀也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郡名在今湖北雲夢縣東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

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城名在湖北襄陽縣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

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縣名即今湖北漢口鎮。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縣名故城在江西九江縣西南。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

豫州亦收衆漢南漢水之南也。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蕘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

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猶獸名也。鹿善登木

性多疑慮。忽聞有聲恐人害之。每豫上樹久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故心不決者。稱猶豫。

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見韓愈祭田橫墓文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地名在今湖北當陽縣東北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

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

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

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

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山名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引軍歸

鄴。今河南臨漳縣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今湖南舊永州府及至廣西全州是其境桂陽。今湖南舊郴州桂陽州及廣東連州

是其地。長沙。今湖南舊長沙府是其地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

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縣名故城在今四川昭化縣東南還攻璋。關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

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

成都。今四川省會足食足兵。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東漢宛人。有智謀。佐光武。

中興封耿弇。東漢茂陵人。佐光武。中興其收上谷。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皆弇之策。以功封好畤侯。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

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

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

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

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安也。於音。戲。同。丞。相。亮。其。悉。朕。意。

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書音。石。文。王。武。王。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勛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

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蜀漢昭烈。帝年號。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故址在今四川奉節縣東北臥龍山下。病篤。召亮於成都。

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

事。事之如父。建興蜀漢後主年號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

於亮。南中諸郡。竝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

年春。治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

漢中。今陝西舊漢中府是其地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

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

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音倚俱董允音門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忠義激越  
慷慨陳詞  
獨有千古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謂陳長史謂張參軍謂蔣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郡名今河南南陽府及湖北襄陽府之地按襄陽縣西二十里隆中

山其下即諸葛躬耕處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謂當陽之敗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謂奉使求救於孫權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水名今四川犍龍江下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

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此處有闕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

自謀。以諮詎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

言。遂行。屯於沔陽。縣名故城在今陝西沔縣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陝西終南山之谷道也在郿縣西長四百二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道取郿。縣名今屬陝西

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地名在今陝西褒城縣北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在今甘肅

西和縣西北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今甘肅舊縣天水按即漢陽郡今甘肅傳安定今甘肅舊平涼府是其境

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故城在今西長安縣西北命張郃音拒亮。亮使馬謖音亮督諸君

在前。與郃戰於街亭。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故城在今天水縣千餘

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

臨時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憂事多

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

前。冬。亮復出散關。亦曰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圍陳倉。縣名故城在今寶雞縣東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

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甲遣陳式攻武都。郡名治武都縣故城在今甘肅成縣西陰平。漢縣名魏置都故城在今甘肅文縣西北魏雍

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地名漢末所置戍守處也。在今甘肅武都縣西南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誠斬王雙。今歲爰

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

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



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

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郿縣東

五丈原地名在今陝西郿縣西

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

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

渭水名。實水際也。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

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曰。天下

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在今陝西沔縣東南

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

君體資文武。明叡

通

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

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

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

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

衣。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

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聖賢用心  
毫無欺師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蜀漢後主年號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適言漢中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
- 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
- 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
- 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 右二十四篇 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輔也佐微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首光明。

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旣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些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

克。昔蕭何荐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魏明帝年號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

口實。至今梁

州名

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

鄭子產從政三年。輿人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見左傳。

無以逮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

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各通。繇大賢也。周公聖人

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晉武帝年號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

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嫡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竝平尙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在今四川

昭化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縣名今四川綿縣東有巴西廢縣卽後漢涪縣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縣名故城在今四川德陽縣北艾遣書

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尙。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魏陳留王奐年號元年。內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

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祗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

蜀漢後  
主年號

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行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目錄

傳誌之屬下編一

- 蔡邕郭有道碑……………一
- 蔡邕陳太丘碑……………二
- 蔡邕胡公碑銘……………四
-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七
- 蔡邕楊公碑……………九
-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一
-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一三
-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一四
- 蔡邕袁滿來墓碑……………一六

韓愈曹成王碑·····	一七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二〇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二二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二三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二五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二七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三二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三四
韓愈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三七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三九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四二
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四三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四六
韓愈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四七
韓愈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四九
韓愈檢校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五一
韓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五四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五六
韓愈李元賓墓銘	五七
韓愈施先生墓銘	五七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五九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六〇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六一
韓愈女壘壙銘	六二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六三
韓愈監察御史衛尉君墓誌銘·····	六九
韓愈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七〇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七三
韓愈毛穎傳·····	七四
柳宗元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七七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

傳誌之屬下編一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蔡邕郭有道碑

王伯厚云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蔡銘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媿辭則其他可知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虢叔為文王卿士穆昭穆之穆也咨謀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郭古文虢字林宗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容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隱審度括量也荀子拘木必待隱括然後直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採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論語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音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纓綬冠飾也事大帶也凡帶必有佩玉謂在朝及儒學諸生皆宗之也。爾乃潛隱衡門。毛萇詩傳曰衡門戶門言淺陋也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

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洪崖仙也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長也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後漢靈帝年號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言念之不容置也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子休美先生。明德通玄。道也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

左傳悅禮樂而敦詩書言心悅禮樂志真詞善也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夫子之數仞不得其門而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善誘能教。赫赫三事。三公幾行其招。

委辭召貢。召貢者委棄而辭之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擿布也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 蔡邕陳太丘碑

敘次簡而整潔有法

通篇平平敘述無峰嶽突兀之致氣不能騫舉似詞采雅飾而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天地之精氣也之和。歷期運之數。兼資九德。見王總修百行。於

鄉黨則恂恂信實貌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

進退可度。不傲訐論語惡傲以為智者惡訐以為直者微伺察也謂政發人之陰私以干時。不遷貳論語不遷怒不貳過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

辟徵召也。豫州六辟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皆縣名德務中庸。教敦不肅。

孝經其教不肅而成政以禮成。化行有謚。靜也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

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懸其車以示不出也故釋致仕者多用此語告老。

四門書賈于四門四門穆穆。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何遜司徒袁公袁粲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

便可入踐常伯。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于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超補三事。謂大夫也又為三公之稱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

望已久。飾巾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也。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楊賜東海陳公陳耽每在衰職。羣寮賀

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于文仲竊位。論語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興立也之負。故

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靈帝年號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

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通周禮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數山澤知名。未

聲揮涕。大將軍弔。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謂天也之純。天不愍音遺一

老。俾屏我王。

左傳孔丘卒公諫之曰莫天不用不愍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愍且也

梁崩哲萎。

禮記泰山其顛乎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于時靡憲。措紳儒

林。論德謀績。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斁。見卷一書洪範文為德表。

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

誄。曰赫矣陳君。命世命名也有名于世之人也

是生。含光醇粹也德。為士作程。法也

資始易萬物資始

既正。守終又令。奉

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

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伊音種音府君種拂臨郡。追歎功德。述錄

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符鄙切絕。來者曷聞。交

交黃鳥。爰集于棘。喻仕于亂世也見詩

命不可贖。詩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哀何有極。

### 蔡邕胡公碑銘

研道如農  
窮理盡性  
皆溢美之  
詞所謂不  
能無媿心  
邪殆此類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縣名故城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人也其先自媯姓舜之後春秋時陳為媯姓建國南士曰胡子左傳庸以

元女大姬即胡公而時諸陳按胡公姓媯名滿姁之後元女大姬武王長女也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按胡媯父名賁以德行純懿官至交

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語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理也其職文敏

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

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鞠推

也推窮也謂訊囚也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殺也棲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

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昔關石和均王府則有關通也謂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王

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丘倫之教也進作太尉宣暢渾元自然之氣也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

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

聽納總已論語君聽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朱計總已謂總攝已職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

固辭乃為特進官名漢制諸侯王公將軍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天地人之禮敬恭禮祀神

明嘉猷。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

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大中大夫。延和按桓帝延和年號此處恐有誤字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為

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闔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袞闕以補。詩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駟習訓。遷太常司徒。威宗桓帝廟號晏駕。推建聖嗣。桓帝崩無子遣使迎解復

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

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

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春秋魯人性至孝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綵衣以娛其親嬰兒其服。方叔周宣王臣詩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克壯其猷。公旦納於台屋。台屋一作白屋韓詩外傳周公曰吾一日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之猶恐失天下之賢士也正考父左傳及正考父佐載宣三命茲益共故

其鼎銘云一命而委耳命而區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共也如是俯而循牆。曷以尚茲。夫蒸蒸至孝。德本孝經夫孝也德之本也體和履忠。

行極也。博聞周覽。禮記注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三事。九前篤受介祉介大

也。亮皇業於六王。謂安順質桓靈六帝也嘉不績於九有。九州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蹈明德以保

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靈帝年號五年春壬戌。薨於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諡曰文



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皆詩篇名見卷三之作。取言時

計功左傳夫銘天子令德諸侯時計功註舉得時勳有功則可銘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睿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功也賦政于外。有邈其縱。進

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見書經百揆者總持國之官也五典五常之典也克從。萬邦黎獻。見傳經黎黎民獻也共惟時雍。

書黎民於變時勳雅也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傳以訓赫赫。猗通兮公。邦家

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廣父官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見蕭望之傳咸修。百行

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

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親十。論語同也聞一以知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勞貫憲法。通識國典。

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猶言機要忠亮唯

九德咸修  
百行畢備  
亦譽墓過  
情之詞

允。亮允皆信也。簡也。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為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

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

思不可忘。度不可革。也。改也。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也。法也。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

援立之功。謂立桓帝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

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

僕太常司徒。永康桓帝年號之初。以定策元功。謂迎立靈帝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

參機衡。五蹈九列。九卿也。七統三事。謂三公。諒闇居喪之稱。之際。三據家宰。和神人於宗伯。謂官名。掌邦禮之官。

漢時即太常。理水土於下台。周禮疏三台星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訓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於司徒。耀

三辰於上階。按三台亦稱三階。上階即上台也。已見前。光弼六世。六世見上篇。六王註。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耄耋音秩

十日。壹十年。謂之一衰。老成。勳被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

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册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

郎中。賜東園署名屬少府。主作凶器。祕器棺。賜絲帛。含人死以玉。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音附

劉彥和曰  
蔡邕銘思  
獨冠古今  
觀諸篇銘  
詞重沈擊  
典重知舍  
人之論甚  
尤

以財助 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公。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喪也。率慕黃鳥。詩篇名見哀祭類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於歎辭。上德懿鑠美也。孔純大孝。昭昭。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

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迹虞龍。龍虞舜之臣。尙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賦布政于外。神化元通。普

被汝南。郡名。按唐書為汝南太守。越用熙雍。和也。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詩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也。是百司股肱。

元首。庶績咸治。二氣變和雍也。五徵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繁廡。來備勳格至也。皇天澤洽。后土

封建南藩。受茲介大也。祐。玉藻冕上下垂之飾也。在冕。毳音吹去聲。服艾輔。毳服大夫之服。艾者印綬之色。即繫綠色也。漢官儀二千石以上銀印綠綬。亦曰艾綬。

路車。諸侯所乘之車也。雕騂。四牡修扈。修長也。扈廣也。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

身遺則。同軌且周公且音釋召公奭。頌。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 蔡邕楊公碑

楊叔節碑  
平衍無奇  
教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昭穆也父為昭子為穆晉康叔名虞武王子成王弟之後也末葉以

支子食邑於楊晉公族羊舌肸食采于楊生子伯石字食我以邑為氏是為楊氏之始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事業也暨漢興烈祖

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一業絛冕相繼公之不考楊震字伯起安帝時為司徒後官太尉兼其中子也以忠塞亮弼輔

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美歐陽生字和伯事生受尚傳至曾孫高顯孫地餘俱為博士至東漢時裔孫欽後以傳業顯

侍御史遷豫州兖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猶侍論也拜大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

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謂梁冀後漢書大將軍梁冀用權乘稱病六冀許乃拜太僕遷太常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

卿公事絀同黜後漢書正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陳黜受罪乘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澹辰左傳註澹辰謂自子亥亥周匝十二時也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

見遘姦黨代為中常侍單超弟單匡所陷坐廢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東漢改大馬為太尉與司徒司空並稱三公亦曰三司沙汰虛

冗料量也計也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為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

倖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猶條奏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饜貪財也辰

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表明之意京夏京大也夏中國也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桓帝年號八年五月

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表明之意京夏京大也夏中國也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桓帝年號八年五月

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飭也。吏自警飭。不敢廢慢也。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

義紕。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

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論語。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剛。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後漢書本傳云。乘警從容。言曰。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左傳。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名。去奸。忠俸前後。聲塞宇宙。非黃

中易。君子黃中通理。朱子傳。黃中。言中。在內也。純百。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

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

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赤帝之神也。氣網縕。仁哲生。應台任。台謂三台星。世人以比三公。作邦楨。帝欽亮。訪

典刑。道不惑。迄中成。光遐邇。穆其清。

###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猷。宏農華陰人。亦名在今陝西。舊同州府。姬姓之國。有楊侯。見潘岳楊荊州誄。按楊侯周宣王少子。名尚。父封于楊。號曰楊侯。氏爲。揚雄自序是。

楊侯爲周宣王之干而可。簪乃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見上。佐高丞相翼宣。丞相謂楊敞。宣謂宣帝。敞。昭帝。昭帝爲相。

劉舍人云。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錄所

宣帝即位。咸以盛德。光於前朝。祖司徒。名震考太尉。見前繼蹟宰司。咸有助烈。公承家崇軌。法也受

天醇素。欽承奉權。閑于伐柯。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烈風維變。明徐氏刻本維作雖一本作別風淮雨不易其趣。文以典籍。尋道

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後漢書本傳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不得已而應之。遷陳

倉令。縣名古城在今陝西寶雞縣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官署名公車所在因以為名蓋漢時應徵之人皆由公家以車遞送故曰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

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於禁中。遷少府光

祿勳。後漢書本傳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衆官之長也知恤

相愛。閭闔。天門也以比宮門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差也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

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見太傳文恭侯胡公碑宣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

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交薄。被也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即三台見太傳文恭侯胡公碑下台註

受爵開國。應位特進。見前胡公碑銘非盛德休功。假。同格也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

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惟我下流。二

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斷莫高祭。邑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茲。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

天降純嘏。音貫今讀若古福也篤生柔嘉。詩評山甫之德柔嘉惟則俾胤繼祖考。光輔國家。三業未詳在服。帝載職也用和。粵

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于鼎棟喻三公位斯寧。德被宇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履祿也不顯伊德。

孔成。爲邑河涓。按賜封臨晉侯晉今陝西大荔縣地在河涓之間竟冕紱珽。音挺玉笏也以佐天子。祇事三靈。天地人不顯伊德。

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恒帝年號六年。粵辭四月丁巳。忠文後漢書本傳穆卒蔡邕與門人謚忠文先生公益州太守朱君名

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

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誠。

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築牆一丈爲板見詩傳又八尺曰板見公羊傳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

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於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

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敬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論語天生德于予丕承洪緒。彌綸彌謂聯合也 綸謂調理也典術。允迪也聖矩。好是貞

厲。易食舊德貞厲終吉疏貞正凡厲危也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間故須貞正自危厲故曰貞厲疾彼強禦。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

用明夷。易卦名離下坤上其象為日入地中明而見傷凡賢者不得志憂讒畏譏皆謂之明夷遭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古官名書命汝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允汝祖蹤。穆祖暉官至尙書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棊音非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

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左傳昊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伯辟子一人以在位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後漢書本傳種卒追贈益州太守贈

之服章。用刊彝器。左傳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縣名在今河南舊開封縣外黃人。陶唐氏之後。范出自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宣王滅杜杜伯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曾孫

士會食采于范。子孫為范氏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為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為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

地名春秋晉地今河南沁陽縣來家于成安。漢縣名屬陳留郡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

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為縣吏。亟大吏切 頻數也從仕進。非其



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晉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已迓止。亦爲謀奏。進也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耐。通耐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同職高也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懼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于屢空。而性多檢括。檢括猶檢點也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嚮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旣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漢帝年號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漢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杞縣東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

此銘詞獨  
劉亮不類  
結轡體

按典禮。作誄著諡。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于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也青茲明哲。允迪也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涅音涅以黑之物染之也  
不污。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鱣春秋衛大夫是慕。榮貧安賤。不悛鄙也窮迂音悛遇也。甘死善道。  
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 蔡邕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太尉公名湯司徒公湯次子逢也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音越斷音斷毀音毀。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音志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艱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猶言志氣後漢耿舉傳少氣決。泉達。孟子若泉之始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述也。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 韓愈曹成王碑

茅鹿門云  
昌黎自喜  
陳言之去  
故曹成王  
碑當亦屬  
公作意之  
文

句排練有  
法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唐玄宗而河南北兵作。謂安祿山之亂。天下震懼。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開元二十一年成王父戰卒。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斬截也。言截然有條。非也。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肅宗年號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剝。音枯。謂為兵所剝割也。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音剖。掊擊也。鎖擴門。擴引也。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讀平袁賊。寶應元年台州人袁晁反。盡陷浙東諸州縣。越及浙西。詔李光弼討之。仍徙祕書。兼州別駕。按唐書本傳作處。別駕而此云兼州必其字誤部告無事。遷真於衡。鼻自處州召至京。未幾。拜衡州刺史。初在處州行州事。至是始除刺史。故之遷真。法成令修。治出張旆。聲生勢長。上聲。觀察使噎媚。時辛京果為京東觀察使。噎媚結而不快也。媚如忌也。不能出氣。譴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

道州。先是炎貶道州司馬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諫。猶誣也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感。出則因

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佩飾也。唐制三品以上佩魚。用金五品以上用銀。坦坦施施。舒行也。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

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國良姓王。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至。京杲使鎮武岡縣。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加以死罪。區良

懼。遂叛。詔黔洪佳諸道合兵討之。連歲不能下。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名。州。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建中元年

以舉爲湖有觀。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舉遣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誤死而已。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

將軍同爲京杲所搆。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殺將軍耶。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蹕。救殺切越

也。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建中二年。反。德宗授舉左衛大將軍。後還湖南。王

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希烈爲淮寧軍節度使。建中三年。反。詔以舉爲

江州觀察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音。杯。兵。大遷江州。哀。聚也。按舊史。伊慎傳云。舉始至。鍾陵大

兼御史大夫。集將吏鍾陵。洪州也。羣能著音職。王親教之。搏。徒官切。力句。音。音。羸越之沙。搏。力。秦兵法。句。卒。越。兵。注。羸。秦。姓。左。傳。越。子。伐。吳。吳。子。藥。

今本皆作江州。非是。之等澤隔。而陣越子爲左右。勾卒。杜曹誅五界。敗則誅及其曹。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遇。噉鋒蔡山。一

註。勾卒。鈞伍。相著。別爲左右。屯是也。勝則賞。及。其。伍。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遇。噉鋒蔡山。一

忽屬入討 王國良一 段明文勢 錯綜而無 平鋪直敘 之患

朱子曰曹 成王碑造 語法于雲 也退之性 不喜書然 嘗云凡爲 文詞宜略 識字如此

碑中用刻  
露錫款獻  
擬笑跳等  
字是也

張廉卿云  
退之敘事  
簡傲生動  
一變東漢  
之格後人  
無從追步  
直敘處多  
本漢舊法  
出退之手  
便簡古不  
可及卻與  
東漢不同  
於此能辨  
則敘事之  
法思過半  
矣

舉盡醫也。蔡山在湖北黃梅南時李希烈兵柵廣濟之蔡山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蕪州引舟師溯流而踣之。踣音匄。之。剋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臯直西去蔡山三百餘里。畢遣步士悉登舟順流攻蔡山。拔之。

削蕪州名之黃梅。縣名大。縣音柔。熱。長平。鎮音激。斬。廣濟。縣名。今屬湖北。掀音欣。舉。蕪春。撤。讀若片入。蕪水。名。皆縣。掇。拾取也。黃岡。縣名。筴舉也。漢陽。郡名。行。跳。音此。汶。音。川。縣名。還。大。博。音博。燦也。左傳。蕪水。界中。披。安。三。縣。披。開也。製。

也。安州名。領安陸雲夢孝昌。應城。吉陽。應山等六縣。拔其州。斬偽刺史。謂王。嘉。祥。標。表也。古。投。壺。飲。光之北山。光山縣名。屬光州。北。隨。光化。讀大食也。隨州名。光。摺。攪。其。州。十。抽。一。推。推。推也。獨。髻。為。椎。唐。令。以。椎。為。未。冠。之。稱。救。兵。州。東。北。屬。鄉。

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貞元時。臯。遷。荆。南。節。王。度。使。賜。實。封。三。百。戶。

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德宗興元二年。李。懷。光。反。犯。奉。天。帝。出。奔。梁。州。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皆州。薄東都。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雞爪。賊死咋。音。羶。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兇。音。無。所。宿。府。中。

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羸。扶。風。人。為。將。慎。州。人。將。鏐。王。鏐。太。將。潛。借。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

即李。伯。潛。借。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

利隨唐睦。皆州名道古歷為四州刺史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

安黃。皆州名元和十一年道古自黔中朝京師以為六州都團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謂討吳元濟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

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

弟在。魯三子象古復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太宗十四子其一高宗其支子十三人曹王為季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神王。謂始王于曹也畏塞絕遷

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安置黔州零王黎公。明二子俊嗣時零陵王傑封黎國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黎子胤封曹王後黎弟自南選詔停胤封而封備後備卒復以胤為

嗣曹三王守名三王謂備胤也守名謂但空言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

蘇枯弱強。蘇音壘其茲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蘇音蹶蹶蹶。敏也詩

蹶蹶。猶比比也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憲宗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

諸同人云

書國號書  
元青年月  
日以重其  
卒

沈歸愚云  
細生業故  
敘其行之  
貞與詩之  
可傳而東  
野已傳矣  
句削字鍊  
此公極用  
意文

方望溪云  
前後載朋  
友哀戚時  
恤中問志  
其高才而  
窮故未用  
閒語總結

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鄆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樊宗師字紹述河中人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

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言付以錢助喪儀也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謂促之也銘曰：不同則無

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音彬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

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通緒則見。長而愈蹇。舉頭貌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

畏而親。及其為詩，劇居衛切目鉢音術心。剗割也鉢長針也術言爽心豁目也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指音酒指也擢胃腎，神施

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通玩也於詞，而與世抹撥。音隣掃滅也人皆劫劫。音汲汲也我獨有餘。有以後時

開先生者。謂當及時而仕也曰：吾既擠而與之矣。擠推也謂推而與人也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

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問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

公即鄭餘慶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

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闔音文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

斂。以二人輿歸。艷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

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舉也。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

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補敘銘曰。

於音戲同。烏戲呼。貞曜。維執不狺。狺。倚也。不狺。謂無所依倚也。維出不嘗。可。贊。贊。財也。不嘗。言貧也。東野以貧而仕而中立。不倚。卒至無所施。而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此而已。維

卒不施。以昌其詩。

###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

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

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

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

紀。然而不煩於繩削。引繩削墨所以為直之具。喻法度也。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律。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

歐陽公曰  
選之作樊  
誌便似樊  
文李肇國  
唐李肇國  
史補云元  
和已後為  
文世學奇  
脆於韓愈  
學苦燕於



樊宗師俱名爲元和體然則樊韓非重一時而今樊文不少概日矣

荆公曰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

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元和十五年正月靈宗崩詔述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諛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紹述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公然相襲也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迹也

###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練結契。苦結切契本作契言節目多也扭轉曰辰謂名節可扭轉枝節而致之也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

茅鹿門云澹宕多奇

曾濂生云此等文已失古意能者遊戲無所不可末墮惡趣

張廉卿云富票姚儼之概於詞絕奇若之中其間翻若驚鴻處往往使讀者洒悚然絕

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上謂憲宗以四科

募天下士。元和元年試博通墳典。陛下教化科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達于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均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

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諫言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即退之所云對語驚人也。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

名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

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自侈大也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

就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參軍。充引

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以維簡為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

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閔。音文。鄉地名。今河南。闕南山。

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

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

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

字玄覽。上谷人。隱廬山。子自號華陽居士。後攝盱眙令。治信安縣。父宰。刺皆有政聲。後得心疾。歸廬山。至江西卒。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

姚仲實云  
此事本無  
關勸懲幸  
昌黎文氣  
高古猶足  
自立使後  
人爲之與  
小說家記  
述何以異  
哉

劉海峯云

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護欺謂媒。媪。吾明經唐制取士以經術取

者曰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媪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

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媪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竊若告身者。唐制奏授補判之官

皆給以符謂之告身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脉。同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

以女與王氏。以上娶婦之奇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音汀其季始十

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通柱也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插齒。簞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連。公取此意。佩玉長裾。不利走

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猶遇也有銜不祛。祛舉也。言有所懷而不能也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郡名即幽州府監察御史。長慶穆宗年號元年。今牛宰相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牛僧

如馬叛卒  
及視弟疾  
二事羣寫  
生色

姚惜抱云  
昌黎蓋鄙  
張之請故  
沒其名噫  
嗜以為生  
蓋即謂之  
耶

先挺生公  
曰先斂死  
難事後斂  
待弟之誼  
皆人所不  
及

編為御  
史中丞

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

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時張弘靖代劉總  
為幽州節度使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

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佩飾也。唐制三品以上佩  
魚用金五品以上用銀至數日。軍亂。長慶元年幽州軍  
亂因節度使張弘

靖子蔚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  
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蔚門館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音  
歷

車所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

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

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

日吳元濟。吳少陽子憲宗元和十年據淮西叛詔  
發兵討之十二年擒元濟送京師斬之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憲宗元和十三年據平盧軍拒命詔諸  
道發兵討之十四年為其將劉愬所殺

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餒餓也。禮月令註餒者增之  
也。漢書陳餘傳以肉餒虎狗鼠鴟鴞。同汝何敢反。汝何

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

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謂馬總時  
為鄆曹

節度使。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

此節極寫其友愛而末句更反德一筆曰家貧妻子常有饑色加此一句則文益舉美而微之賢亦益彰矣

朱子曰此銘上下隔句各自為韻蓋法免置魚麗等詩但謝明二字須乙之則韻自勝協而表亦

聞詔所在給船輿與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褲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同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空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郡山。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揭舉也。噎啞。音陰。失聲不能言也。以為生。子獨割。分截也。言不與彼同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咎。音悒。相阿也。

###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姚惜抱云觀宏本傳韓姬姓。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其先有自潁川秦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

汝州諸府州及潁縣徙陽夏俱見項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屬河南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

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寒。以武勇游仕許州名今河南許昌縣是其州汴州名今河南舊開封府之間。

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

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司徒官名玄佐姓劉滑州匡城人有功建中貞元俱德宗年號之間。爲宣武軍治

州帥。有汴宋州名今河南舊歸德府是其北亳州州名領亳縣等縣八故城在今安徽亳縣潁州名今安徽阜陽等縣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

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唐書薛延陀傳侃侃不干虛譽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

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

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

南城。宋州城有三南一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八年二月劉元佐卒四月其子士燾代爲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爲使十二年七月萬榮病其

子迺自稱兵馬使軍亂逐迺以董晉爲節度使十五年二月晉卒以行軍司馬陸長流爲使軍亂殺長流以宋州刺史劉逸淮爲使九月逸淮死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

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音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

姚惜抱云  
觀宏本傳  
及李光顏  
傳載宏以  
絮問橈光  
顏事與誌  
正相反退  
之諛墓亦  
已甚矣而  
文則雄偉  
首尾無一  
字懈精神  
奕然

承起有力

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

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陝州安邑人而吳少

誠幽州人爲西節度使於貞元十四年反反。自將圍逸。求援於逸。淮。啗同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

之。無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沒。亂於汴者。

吾苗薨。音蒿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薨髮髮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舊註薨除田草也而髮櫛之。幾薨。然不一掬。同劉不足令震駭。同命劉

鏐爲汴軍將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被道。自

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有一年。莫敢有謹。音呶。女交切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時德宗崩告哀使未至義成節度使密告

師古師古欲乘國喪侵鄰境。怒杖其使發兵屯曹州。州名領濟陰等縣。今山東曹縣西北。故濟陰城是其治。滑州名今直隸滑縣。是其治。帥。且告

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

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平也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也

遷延旋軍。以上拒少誠以牛皮繫材遣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

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本名興。賜名曰弘正。元和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將士則衆憤。怒時興爲兵馬使。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乃殺將士。

公謂其使

曰句與前兩公使謂曰句相映有法

則等遷懷諫子外監軍之開魏博。唐河北三鎮之一治魏州今直隸大名縣李師道。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使來告曰。我代與田

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自田承嗣據魏博至懷諫凡四世四十九年至是弘正以歸朝故師道云然亦公之所惡。我

將與成德。方鎮名唐河北三鎮之一治恆州今直隸正定縣一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

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見前篇命公都統諸軍。曰

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州名淮西節度使治今河南汝南縣下歸財與糧。以濟

諸軍。卒禽同擒蔡姦。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音孚州名今陝西西酈縣是其治坊州名今陝西宜川等縣丹。州名今陝西延

州名今陝西。節度使。師道之誅。元和十三年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十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縣名今克

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州名今山東。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

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絨綺

纈。結繪綵為文也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泝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

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泝。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

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



徐健菴云  
唐平蔡州  
其時鎮重  
鎮者無  
過弘而諸  
又惟於諸  
軍公廟裴  
獨決於首  
令公故首  
弘先之而  
篤云之誅  
以成最功  
定次孰與  
高下蓋深

謹嚴簡機  
而法度昭  
晰不紊

子敬之。憲宗十五年。今天子謂穆宗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方輿名治蒲州今山西永濟縣節度使。在鎮三

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穆宗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

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

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今葬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

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

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進也女請

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

最上功曰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

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官名代將渭北。方鎮名治坊州見前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見上河於時弟充。自鄭

南州名今河南鄭縣鄭縣。滑節度平宣武之亂。長慶一平汴州逐節度使李元立牙將李宥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汴州監斬昇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以司空居汴。

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

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

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重輕。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音制狂犬也將得其人。衆乃一惕。同鎮息也詩不尙傲焉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

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謂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奴

切江河邊地也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嘯呻。與其睨胸。音荀日彭貌左顧

失視。右顧而踞。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謂恆州即成德軍幽都。謂幽州即盧龍軍與魏博成德稱爲

河北三鎮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賫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

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

上之宅憂。上謂穆宗宅憂天子居喪之稱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即蒲州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

人莫敢叛。同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鄭本

姚蓋鳩云  
此言署能  
使諸曹嚴  
畏不敢平  
視茅願甫  
以爲不得  
意處大觀

亦并陳之留邑秦天下以宋  
亦有留守故加陳其別之  
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數年卒官。皇考諱郇。首以  
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高方而實直也。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爲校書  
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謂李實也祭張員外文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  
南方。見祭張員外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筮管奏君爲判官。時路恕爲筮管。略使表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  
行。拜京兆府司錄。時李鄜爲京兆尹。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不安貌。就哺飲。音噉飲也。揖  
起趨去。無敢闌語。遮也。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鳳翔。鳳改。以節鎮京西。請  
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  
餘。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附貌。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  
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  
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也。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官名  
符。猶今之令文。州折民戶神。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  
治迫嶺下。虔州今江西舊贛州府地接嶺南。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爲賀。改澧州刺

接所以衛  
霍幸將軍  
及諸酷吏  
傳尤工公  
惟與張同  
譚南方山  
祖小險患  
難相知故  
以方實有  
氣籠張生  
平而行蹟  
十一應之  
如此

方望溪云  
羅池碑載  
治柳蹟甚

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常數也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口閉也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元和十一年五月以公為太子右庶子愈前與君為御史。破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字更興河東解人為拓跋魏。後魏姓拓跋以別于曹魏故曰拓跋魏侍中。封濟陰。郡名今山東衛澤定陶濮城武曹鉅野諸縣地公曾伯祖爽。音為唐宰相。音為唐宰相。與褚遂良。字登善。因諫立武后。貶官以憂卒。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救褚遂良亦貶死。俱得罪武后。死高宗

傲視之意。猶言強項也。以世厥聲。

詳此以三語括之而獨書免歸奴婢一事可知文尙體要各有所宜

劉海峯云柳州之政止一事而於其交友文章反覆感歎淋漓生色

朝。硬羅相貶象州刺史為許敬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

貴。肅宗時鎮為殿中侍御史。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

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音讓高峻貌然見頭角。衆謂柳

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同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卓厲風發。謂議論層出不窮其勢如風之聯絡而至也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

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德宗年號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時王叔文用事擢宗元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叔文黨同貶例出為刺史。官名太守也未至。又例

貶永州。即今湖南零陵縣司馬。官名掌器糧糴軍籍等事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

自肆於山水間。元和憲宗年號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今湖南舊柳州府既至。歎

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

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為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

察使官名猶今之道尹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衡山湘水今湖南省也以南。為進士者。皆

沈鬱警動  
異采橫溢  
其馳騁縱  
橫不可羈

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今貴州遵義縣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

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幼播。雖重得

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中丞裴度爲夢得請夢得於是改刺連州。今廣東連縣嗚呼。士窮乃見節義。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和樂貌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

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

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

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二李光地以爲當屬上句猶言顧惜也引公上鄭

相公啓語一分顧藉心爲證其說頗長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屨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

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臺御史臺省尙書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

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

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

新同人云  
人知其暢  
耳不知其  
可實處尤  
在深此正  
是善法太  
史公

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縣名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子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 韓愈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邠州司倉。官名唐制為郡屬吏府曰倉曹參軍在州曰司倉烈考文誨。天寶玄宗之年號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名。今河南靈寶縣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布。唐制有五市監掌蕃國交易之事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安安祿山之反在天寶十四年。是時燕奇年十八歲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

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喬裝掩人耳目暗中赴闕保護車駕也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官名言為額外所置非正官也賜勳上柱國。勳官名寶應。肅宗年號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田神功平劉展。

劉展陷揚潤等州平盧。兵馬使田平功平之又從下河北大歷。代宗年號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勉謂李勉也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詔以李勉為永平軍

節度滑州今直隸滑縣即永平軍治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今河南舊開封府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

登貞元。俱德宗年號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劉公謂劉洽後賜名元佐時汴州為李希烈所陷洽破平之汴州今河南舊開封府十二年與諸將執

以城叛者。時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病其子自署兵馬使軍中執之歸京師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

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

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官名但唐時非實官略如今之虛銜勳為上柱國爵為清

邊郡王食虛邑日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東髮就冠之時即自幼之謂也從軍四十餘年

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

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即今直隸正定縣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

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名

張廉卿云勿貪其賜獲學其潔

總敘提授遺句簡古



收句更拗  
一筆以擴  
文意

儲同人云  
權公和平  
長厚故墓  
碑一出以  
和平之詞

德宗燕裔子名屬良楨。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夫人

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即今直隸密雲縣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詩中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疏先公而

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

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憂也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

堅。保危。爵位已匱。升也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開封東南在側。烝烝孝思也孝子。思顯勳

績。斲石以銘詞刻石也於此。式垂後嗣。

###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國名今湖北當陽縣東南有權城是其地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商高宗也武丁

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春秋時為楚武王所滅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郡名在今甘肅通渭縣西

南略陽。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南苻秦晉時苻洪據關中稱三秦王後世稱帝史稱前秦亦曰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字子良事苻堅為右僕射封安邱公

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隋開府儀同三司為唐上庸在今湖北竹山縣太守。荊州在今湖北江陵縣

大都督長史。焯音灼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音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字弱夫武功人工交辭。

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祖也。爾雅父之考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字士傑。天寶末在安祿山幕度

祿山且叛。將行虛禍。及親遂僞死。得送。夫既涉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

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以德興校吏部尚書充山南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

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諱辨。正也。四聲。平上去入四聲也。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琴弔哭者。見其顏

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

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德宗貞元八年。司農少卿裴也。齡以巧倖除戶部侍郎。度支德興上疏論其姦。不省。與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為諫大夫。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

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

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竹衛切。繫也。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

以真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

曾緣生云 矜練簡慎 一字不苟 金石文字 之正軌也 又六敘權 公相業專 述用人之 節大抵嘉 善而猶不 能而而不 失其正二 文特矜練 此是敘名 臣之法若 一一列事 賦川累牘 不能盡矣

四不字與  
前三不以  
字相應

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調和也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

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尙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

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尙書。考定新舊令式。先是詔孟容蔣父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之。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任勳等考定復爲三十卷。奏請行用。從之。

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

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驛名在陝西洋縣奏至。天子痾傷。音通爲之不御。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

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位也年除歲遷。

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音欣。字允言。洛陽人。憲宗時官司空。同平章事。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

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既貫。寬其罪也。窮究其罪也。不竟。窮究其事也。宜因賜

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蹠。爲宰相達

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於學至疾末病。疾甚也。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俸。待同

音侍。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音渠。德興二子。璩字大圭。孫字大遠。

壘然。氣體之貌。禮喪容槩。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桀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苻堅嘗游東苑。命沙門道。同整權翼。翼曰。臣

聞天子法駕。帝中陪乘。清道而行。惟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

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和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行為世祖文為世師流連六

官。謂吏戶禮兵刑工也。出入屏毗。輔也。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

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騰二子。長之子。生四歲。以

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

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貞元三年平涼之亂。馬燧與議。公兄拜北平王。名燧。字

汪武曹云。不書姓亦。茅鹿門云。敘世家歷。官年壽男。

兌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拜北平王。名燧。字洵。美大。

女只六十  
唐荆川云  
此歐文黃  
夢升張應  
之諸作之  
祖  
劉海峯云  
少監無一  
事可紀乃  
以三世交  
遊作兩番  
摹寫古色  
古聲造出  
奇偉於此  
可見公之  
才力六一  
屢仿效之  
而未幾也  
沈歸愚云  
吳三世用  
筆變換

歷建中間屢立大功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

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姆女師也。儀禮註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

眉眼如畫。髮漆黑。飢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

環瑜珥。言美好如玉也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爾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

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

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

世者何也。

### 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敬遠孫善

衡左衛將軍善衡子懷。懷洪州都督懷。寬子。同昌郡司馬皆襲封西河公。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字續直。以詩自名。與嘗襲善。大歷十二年四月。衰平章事。用叔向爲左拾遺。內供奉。十四

歸同人云  
總認

年閏五月。衰。貶河南官。至左拾遺。深在今江蘇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代宗之年號。初。名能為詩。

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

憲宗之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在今山西刺史。以至司業古典樂。年

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則禮家人

兆。葬域也。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待。其至。

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高字公顯。涇州東光人。曾祖恕。已

建康子高貞元。初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質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

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方鎮也。遇其將死。將謂李長榮。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昭

義兵馬市。虛從史為節度使。補李長榮缺。故曰後將。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同輿音預歸東都。

從史卒。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為其部知兵馬使。烏重胤所縛。送京師。貶驢州。自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

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鄭餘慶。歷六府五公。李初為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文武細麤同。不同。自

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怨也。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及百人。有願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儲云銘辭  
熱事鍊生  
最奇爛

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信實之貌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進士

字丹列以處庠字胃卿貞元二十一年韓舉出征武昌奏庠字友封元和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

字隱居毗陵庠為推官元和三年舉移鎮浙西以庠為副使二年進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為

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師。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

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

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

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閱腹子。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自竇生少康少康生二子曰杼曰龍龍居有仍遂為竇氏左傳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孕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夏以再家竇

為氏。后緡生少康克復舊物少康二子聖愕旋河犢引比。史記孔子將西見頃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曰杼曰龍龍留居有仍遂為竇氏聖愕旋河犢引比。河而歎曰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竇鳴犢龍之六十九

世孫晉之賢大夫也旋河謂至相嬰撥漠納孔軌。嬰謂竇嬰鳴犢八世孫漢竇太后從兄子相武帝是時竇太后好黃老而嬰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此言撥漢黃老之習而納

之子孔子後去觀音津。戰國趙地故城在今直隸武邑縣東南而家平陵。漢宣帝時竇賞徙居平陵平陵本昭帝陵後為縣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遙遙厥緒。夫

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實於幽刻。

###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王父祖也大王父會祖之稱融。房融在武后朝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王父瑄。字次律仍父子為宰

相。融相天后。唐玄宗后武則天也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

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音乳也耳染。不

學以能。始為鳳翔今陝西鳳翔縣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侮也以

事。轉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屬關中道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建中元年遣黜陟使洪經綸御兗衛晏等十一人分行天下晏使嶺南使嶺南

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字允叔貞元三年為湖南觀察使領湖南。表公為佐。

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

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為上介。傳賓主之言者曰介禮記大夫為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

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令。果辯傲音激疾也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容州今廣西容縣屬蒼梧道經略使。

方望溪云此篇亦順敘又云退之於鉅人碑誌多直敘其辭之繁簡一依功績大小不立閒架而首尾神氣自相貫輸不可增損北宋諸公不能與於斯矣  
姚惜抱云依次序述是東漢以來刻石文



體但出韓  
公手自然  
簡古清峻  
其筆力不  
可強襲也

茅鹿門云  
簡才逸興

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獯。音但南蠻之一種守條死要。音邀約誓也不相

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不順財產以遺子孫也以班親舊朋友為義。在容九年。遷

領桂州。今廣西桂林縣屬林道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

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啓除桂州州邸略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以授啓既而憲宗遣使持詔賜啓啓畏復者邀軍路即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持之歸以聞貶啓太僕

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謁

殺中使啓未至京師貶虔州長史。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為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獠音老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 韓愈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宏之。世為滎陽。縣名今屬河南開封道人。其祖於元魏。後魏本性拓跋至孝文帝改如元氏時有假封襄城公。鄭偉西魏大統

中封襄城郡公者。子孫因稱以白別。曾祖匡時。晉州霍。縣名即今山西霍縣邑。祖千尋。彭州九隴。在四川彭縣丞。父迪。

詞每景云  
韓公文法  
勁挺獨造  
此篇敘述  
猶近風神  
略近史公

顧若凌厲  
之勢與于  
厚誌銘中  
平居里巷  
一節相似

鄂州唐年在今湖北崇縣娶河南獨狐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謂試書判爲

上等授正字自鄂音岳今湖北武昌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均之爲江陵江陵卽荊州荊南節

度使所治貞元十九年均自荊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

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

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

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卽今河南鄭縣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

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詩翕翕詆世說謝安在東山兄弟已有富貴者集翕家門傾動人物此謂權門有炙手可熱

之勢而羣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

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

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

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卽鄭穆公時人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

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

郎京兆韋肇女。肇京兆人大歷中爲中書舍人累上書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

蘭陵卽今山東嶧縣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

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以文進塗關。佐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僕絕瑕謫。

甲子一終謂春秋六十也反玄宅。猶言玄都神仙所居之處也

### 韓愈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并州人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科舉之一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文

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舉拜左拾遺。官名武后臨朝之初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掌供奉諷諫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

外郎。貶連州卽今廣東連縣司戶參軍。改夔州今四川奉節縣司馬。佐江陵舊郡名卽今湖北舊荊州府治使。改祠部員外郎禮部尙書

之屬官掌祠祀享祭等事。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今安徽合肥。未至。丁母

儲同人云  
歷官行蹟  
撮其大者  
於前而遞  
詳於後此  
法易使人  
爽目而歐  
陽王宗之

變態百出

矣

姚惜抱云

此文已開

荆公誌銘

文法

曾滌生云

以江西南

道觀察使

特敘一段

於中以爲

主峯餘則

敘官階於

於後章法

變化

吳至父云  
與神道碑  
詞雖各異  
而用意未  
嘗不同

憂服闋。改婺州。今浙江金華縣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

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山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

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

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也與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

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請求曰丐。奪編民之產。在

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

薛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

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大子謂宰相曰。第幾

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字元宗宅州北平人拜諫議大夫時帝欲相裴延齡城曰延齡相當耳白麻壇之帝遂不相延齡更疏論裴延齡詐妄。

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

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謂楊君憲爲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惡江西姦賊貶爲陸贄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

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

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

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忭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暎。音簡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又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要言也謂舉其要也其迹。萬世之藏。

### 韓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即今山西太原縣治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直略切籍太原之陽曲。即今太原按漢置陽曲縣即今山西定襄縣治應劭曰河千里一曲

儲同人云  
未得官以  
前蹤跡歟

薛序次歷  
落可奪

當其陽故曰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

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種族名唐時據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文選註本有今之西藏。一蜀國漢

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帶往說琳。大歷四年二月琳遣使詣闕謝罪。以琳爲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爲從事。後琳

客死河朔間。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

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德宗中。曲環招起之。曲環。陝州安邑人。新唐書。爲環檄李納。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子建

中二年正己卒。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恆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

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會攻李納。戰白塔。地名常在襄邑境內。唐書。李希烈攻襄邑。汴滑副都統劉洽戰白塔不利。日還是也。救甯陵襄邑。二縣名。唐屬宋

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彥範度。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使劉洽遣環將兵三萬救之。敗崇暉于州西。擒之以獻。

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

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

刺史。貞元十四年。吳少誠叛。引兵圍許州。時曲環卒。刺史上官說爲留後。說欲棄城走。昌裔諫止之。少誠

晝夜急攻。昌裔立柵固守。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賊聞解圍去。以功擢陳州刺史。韓全義。貞元十六年。以韓全義爲蔡州招討使。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潁南大潰。

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

以不見舍望也。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

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

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通問。封彭城郡開國

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隄防也穿不

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就罪。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為節度使。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

韓皇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未幾卒誌文與史不同蓋為之諱也

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攣

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為

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為之一日

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

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邢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裔四子縱其長也學

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長。為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

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也。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 韓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勳挺一句起

昭義昭義軍方鎮名在河東道治潞州節度盧從史貞元二十年為昭義軍節度使表載掌書記有賢佐曰孔君。諱戡。音堪字君勝。從史為不

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

更令改革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

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

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

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通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

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李吉甫鎮揚州。即今江蘇江都縣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

固舍我而從人耶。即認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

王聞修云一篇只敘一事唐書本傳盡用之



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數旬方望溪云此用春秋鄭伯髡頑卒於鄆書法以發疑也

此篇章法與前王仲舒誌銘相近

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從史丁父憂獻計討王承宗由是奪服復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勒兵遂留陰與承宗連憲宗用裴垍謀敕神策中尉吐突承勳圖之承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郡名即潯州今安南順化府等處是其地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同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天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謂李長榮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官。贈某官。父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卬音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音達。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公。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

北魏之姓。鮮卑謂土為拓。謂后為跋。魏自稱黃帝之苗裔。黃帝以土德。土故以拓跋為氏。

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

後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盡改複姓。夏。謂中。改烏石蘭止為石氏。以河南為望。

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

行褒。官至易州。

今改縣屬保定道。

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生婺。

即今浙江金華縣。

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

河南洛陽縣。

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君

三益字整  
潔有法

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

建拜御史。崔周禎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

宣歙池觀察使高郢。

與浙東使。

浙東觀察使薛平。

交牒署君從

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

吏部屬官名掌百吏。

考課黜陟之事。

奏從事考。右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

諸同人云  
銘可當哭

諸同人云  
銘詞與祭  
十二郎埒  
皆言有窮  
而情不可  
移

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即今江蘇銅山縣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謂葬長安不歸洛陽也七月甲申。葬萬年。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白鹿原。地名即灃上其頂平直袤廣一百五十里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即今甘肅隴西縣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士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即今山東博平縣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已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虜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 韓愈施先生墓銘

黃太冲云  
有文名者  
稱先生如  
此篇及貞  
暉先生之  
類

劉海峯云  
於說經一  
事開始鋪  
叙文法極  
古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句卒。其寮同官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

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毛詩即詩經以其書爲漢毛公所傳故曰毛詩也漢鄭玄爲之箋通春秋左氏傳。新書士句撰春秋傳善講說。

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

之子弟。時倚伺也。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

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饋衣服貨

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

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焜。音焜豪州定

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音茂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春秋魯大夫其後施常。施之常字子恒孔子弟子見史記事孔子以彰。讎。施讎字長卿漢宣時爲博士見漢書儒林傳爲博

士。延施延字子君後漢順帝時爲太尉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績。吳志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然子績字公緒亦載其迹。先

生之與。公車見漢太尉楊公碑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

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懇誠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

四尺者。先生墓耶。

###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先挺生公曰才志自死者口中道出更爲眞切

圖卒汴年幼事蹟多不能詳故祇就圓妻所言寫其歷世次然章法亦自奇妙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李肇國史補張圓佐韓弘弘初乘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冬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歎而遣之行次八角亭使人殺之收其財賄而還。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浪。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謂韓弘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

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南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斬音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一起整練

夫人姓盧氏。范陽唐郡名今大興宛平人。亳州即今安徽亳縣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

荆公會公

夫人萬年

大君黃氏

誌銘從此

文脫化

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見前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

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

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晉儀贊見婦于舅姑舅姑入室婦以持豚饋明婦順也。而公姑交

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

儲同人云  
畏字既倒  
法言既協  
於尊章而  
我侍側猶  
敬畏也

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憲宗之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合葬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善也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順。

從維德之恆。易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

介助也不求助于父母也

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祗飭。協於尊章。

舅姑也

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

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壺彝是攸。所也

###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郡名今山西冀甯道南部之地人。

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

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即今河南臨汝縣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

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

甲乙猶言第一等第二等言其為世家貴族也

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

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南三十里山。東曰香山。西曰龍門。其季女瑀。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辭曰。

此選之爲外姑所作而摹寫外孫嬉戲扶牀坐膝數句尤微妙生動選語精練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輔也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語助穆美也令聞。爰初在家。存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媿配也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美也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宿。宿歸也累累外孫。有攜提攜也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於約。猶窮也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音置也墓。以贊碩大也休。美也

### 韓愈女挈壙銘

女挈。音柳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烹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見論佛骨表漢南海。漢郡名。舊廣東廉惠

姚惜抱云



以刑部侍郎稱少秋官此如以御史稱端公之殘皆徇俗不與雖昌黎爲之而不可曾滌生云寥寥短篇亦復雄奇

潮三府之地

揭陽係名南海郡故城在今廣東揭陽縣西

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孥年十二。

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撼頓。

撼搖也頓止也

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卽瘞道。

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孥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

女孥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

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甯。

###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宣皇帝宗也原州今甘肅固原縣按唐書作彭原公

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

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緋帛赤色也魚袋所以爲符契也其制始於唐初曰魚符左二右累升爲衛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魚袋

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

即今山西汾陽縣。

崔圓

字有裕。貝州武城人。貞元二年爲淮南節度使。淮南治揚州。今江蘇江都縣。

爲揚州。詔

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

圓奏晉以本攝御史充判官。

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尙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

謂代宗。

時。

兵部侍郎李涵。如同紘立可

音敦。可汗妻。

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同紘之人來

曰。

大歷五年以僕固懷恩女爲崇徽公主下嫁同紘。可汗令兵部侍郎李涵往册命。奏晉爲判官。可汗者同紘君號。可汗妻曰可敦。

唐之復土疆。取同紘力焉。約我爲市。馬

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

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費邊吏請致詰也。天

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

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同

紘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同紘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

今上

謂德宗。

即位。以大行

皇帝崩曰大行。

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

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

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見擬奉天改元大赦制之亂。

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朱泚弟自范陽以

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恆州。成德軍治謂王武俊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

中。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朱泚之亂懷光引兵赴難解奉天之圍自謂功高而爲盧杞所過不得入見意快快興元年遂反反。上如梁州。治南鄭今陝西南鄭縣懷光所率皆

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

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

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

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

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

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

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

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

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辭。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

宣武軍節度使治今河南開封府

刺史宣武軍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代宗年號來。多兵事。

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甯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

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

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

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今可南鄭縣人為公懼。

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澤名在可南中牟縣西北明日。食中

牟。縣名今屬河南逆者至。宿八角。鎮名在開封縣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河謹聲。庶人壯

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僕陽人劉玄佐死湊以陝饒觀察使代為宣武軍節度使時汴軍亂縣令李適謀立玄佐子士寧恐軍中拒命遂召

代之。及鞏。縣名唐屬河南府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

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

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

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

曾繼生云  
著在歐同

純識李懷

光及入汴

州三事餘

皆不甚措

意惟有所

略故詳者

震登異常

張廉卿云

退之諸碑

簡序事並

簡殿奇奧

此文則一

以左馬史

法行之金

石之文典

史傳體裁

自別也

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

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德宗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

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

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

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音。聯實。四方至

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

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

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

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晉卒陸長源知留後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揚

作亂殺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郭。闔道譁呼。公來

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

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

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音蟹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 韓愈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衛君之名  
或作之玄  
或曰中立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辭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謂相從應進士之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弛放也。置猶退也。自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汝也。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猶踵也。美進士。續聞。去聲。譽也。成宗。唯服。持執也。任。事也。職務也。遂。成也。竟也。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貫。謂寬免也。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爇。音嬰。煉也。煨也。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卽去。遂踰嶺。謂五嶺也。南出。藥

字字凝鍊

遇重如縣  
岩轉石而  
下

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容州名今廣西容縣容帥謂容管經略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

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

帥遷於桂。州名今屬西桂林縣唐置桂管經略使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

南海馬大夫。南海郡名即廣州今廣東省會馬大夫謂馬總時為嶺南節度使使謂君曰。幸尙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

萬一翼。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

村。耐先塋。於時中行爲尙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叶韻音新妄無有。敵精神。以棄餘。言以其所棄賈于三鎮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

文。

### 韓愈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特筆起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音達字君嚴。事唐爲尙書左丞。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

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



從反面著  
筆觀出下  
文

守節清苦  
論議正平  
二句乃退  
之作此文  
主旨其意  
屢見篇中

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漢書七者有司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

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

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貨財何恃而歸。曰。吾負

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背之不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

省。唐人尙書省在大明宮之南謂之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

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

長慶穆宗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尙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

中侍御史。元和憲宗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

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戎爲給事中江可觀察吏

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三翻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左丞。改華州刺史。明州今浙江歲

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

罷之。下音卦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卦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

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

不收。蕃舶之至。泊步。通有下碇。音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通犀珠磊落。多也。賄及僕隸。公皆罷

之。絕度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贖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

計往後。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先是屬刺史。率三萬又

戮至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私以法繩。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

不言官。有認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變人之姓。西原變之一種。居于黃橙洞。號黃洞變。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

或從。容桂。見前二篇。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初。變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至是。桂管觀察冀一有

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謂憲宗。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淮西。謂吳元濟。元和十二年。憲宗既平淮西。又是時。河北三鎮皆順命。十四年。又進討淄青。其將劉悟殺

李師道。以降。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相似也。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

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

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時

安南都護。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

荆公臨川  
王君誌銘  
聊其母以  
及其昆弟

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音蟲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戢。戢。音盪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左。銘曰。

孔世卅音

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涼武昭王。見禮給議註

姊妹數句  
與此文事  
其兄如事  
其父數句  
句意相似  
皆頓宕峻  
擊 拔詢簡意

六世至司空。名冲字思順後魏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 冲子延實延實子彬字子孺襲胤即清淵縣侯

卒贈齊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楚金伯兄惟懷楚金事之如父每事

非請惟曰汝年亦長矣每事必擾我何為遂金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 不滿乎人心其請如故見李朝皇祖實錄。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

其在貝州。其刺史謂嚴正晦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諱。手瓦石。胥待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

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

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

理。其葬日。薊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

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音稔下棺也於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

發。其祀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薊其孫也。有道

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韓愈毛穎傳

汪武曹云  
先旁敘亦  
得史記敘  
世次法

王遵若云  
通篇將無  
作有所謂  
以文滑稽  
者贊論尤  
高古直逼  
馬遷

張謙卿云  
游戲之文  
借以抒其  
胸中之奇  
洗洋自恣  
而部勒一  
絲不亂後  
人無從追

毛穎筆也筆以兔毛爲之其用在者。中山今安徽宣城縣中山一名獨山有白兔世傳爲筆精妙人也。其先明眛。禮龍

免曰明眛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卯爲東方子死爲十二神。謂子丑寅卯之類嘗曰。吾子孫

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謂之兔兔吐也已而果然。明眛八世孫讎。音癩兔世傳

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月中有兔見天引又後漢書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

月是謂蟾蜍。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狡。狡音後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戰國策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狡者海內之狡兔

也。盧逐魏環山者三騰山後。盧不及。盧怒。與宋鵠宋之良犬也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始造

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夏易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

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鬣。八竅陸佃云吐嚼者五竅獨兔八竅而跣音音居。音盤足而息也獨取

其髦。毛中之最毒曰髦因以爲才俊之喻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

穎而歸。獻俘於草臺宮。秦宮名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本地地名管叔所

封此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上古未有文字結繩以記事見易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纂集。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





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謂也。挈通契所以燃於龜者也之。信也。蒞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老叟。告以兆

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福宜是與。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考。獨歸故鄉。涕盈

其銘。旌爾勿忘。

方望溪云  
使芟去懇  
懇來章至  
福宜是與  
數句便近  
退之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目錄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一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六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八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一〇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一三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一五
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	一七
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一九
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二一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二四
歐陽修瀧岡阡表·····	二六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二九
王安石王深父墓誌銘·····	三〇
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銘·····	三二
王安石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三三
王安石臨川王君墓誌銘·····	三五
王安石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三六
王安石金溪吳君墓誌銘·····	三九
王安石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三九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四一
王安石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四三

王安石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四五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四六
歸有光寒花葬誌	四九
歸有光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四九
歸有光先妣事略	五六
歸有光歸氏二孝子傳	五八
歸有光陶節婦傳	五九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十一 目錄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

傳誌之屬下編二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仁宗年號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

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國

唐末鏐鏐為鎮海節度并附浙地後梁封為吳越王傳至其孫俶獻其地于宋太宗國除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鏐鏐孫朝京

母夫人再適直書不諱非後厓所

師。後為武甯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

感泣。去之南都。宋以宋州為應天府建為南京今河南商邱縣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

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真宗年號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

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

儲同人云  
忤太后於  
論朝聽政  
之時而護  
持於身後  
攻擊之日  
此趨舍不  
顧利害之  
大者

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仁宗年號中。晏丞相名殊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姓劉氏真宗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至冬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仁宗皇后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語。后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被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有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

茅廂門云 歐陽公碑 文正公僅 千四百言 而公之生 平已盡蘇 長公狀司 馬溫公幾 萬言而上 似猶有餘 旨蓋歐得 史之體 故於敘事 處裁節有 法自不煩 而體已完 蘇則所長 在策論縱 橫十史家 學或短此 二公互有 短長不可 不知 沈歸愚云 公有志於 平治天下 而慶起屢

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以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呂夷簡怒。至交論上前。公來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西夏主據有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西北部之地屢為宋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仁宗康定二年趙元昊寇延州。延州領府施州七膚施今屬陝西榆林道危。公自請守鄜州名州治即今陝西鄜縣。扞延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州治即今陝西耀縣未逾月。徙知慶州。州治今甘肅慶陽縣既而四路慶歷初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環州名州治即今甘肅環縣慶州見上。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今陝西青澗縣墾營田。復承平在今陝西永平廢寨。在今陝西延川縣西北。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在今甘肅安化縣北以據要害。又城細腰。城名在今甘肅環縣西胡蘆。泉名同上於是明珠滅賊二蕃族名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墮。火規切至兵

作以小人  
妬嫉之者  
衆非天下  
知之深幾  
不能保全  
始於矣銘  
詞中益露  
其旨無限  
婉惜無限  
徘徊令讀  
者於言外  
得之

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昔名在今甘肅慶陽縣西北。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山名。綿瓦陝西榆林道境復靈武。今甘肅靈武縣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



方望溪云  
歐陽公與  
徐師黨碑  
云范公碑  
當時在穎  
已共詳定  
如此爲則  
萬世取信  
非如兩仇  
相訟各過  
其實使後  
不信以爲  
偏僻也又  
與杜訢書  
云范公神  
刻爲其子  
擅自增損  
不免更作  
文字發明  
欲後世以  
家集爲信

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仁宗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

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

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音促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

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

例遷以別能否。磨勘猶言考績也。先是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以考第資歷無過犯。或不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仲淹言。更定

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先是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與焉。由是奏薦之恩。寢廢。至是仲淹始裁

省入仕之路。罷聖節。隆恩。凡長子不限年。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

人皆不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

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

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時蘇欽。欽王益柔得罪二人皆

仲淹所薦者。欽因是以傾仲淹。又諫官論仲淹仲淹所薦者。欽因是以傾仲淹。又諫官論仲淹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

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

凡已見於誌銘者皆不錄故公夫人及諸子此俱未載

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詩營營青蠅營營多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臧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沈歸愚云  
文體樸茂

雅淡處頗  
似退之送  
楊少尹序

先生諱瑗。音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

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蕭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地名在河南洛陽縣南古軻。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地名兩山相對伊水歷其間故曰伊闕之教忠鄉積

沈歸愚云  
都向改葬  
著意而敘  
堯夫生平  
語復簡略  
以有師魯  
之誌可案  
也中寫文

傳者佐僚  
吏宴遊文  
酒之盛未  
段以二十  
五年特事  
收攝通篇  
不齊讀士  
衡歎逝感  
慨淋漓極  
文章之能  
事  
方望溪云  
空明澄澈  
無一滯筆  
劉海峯云  
整敘交遊  
而俯仰身  
世感歎淋  
漓風神道  
逸當與夢  
升張子野  
并爲誌墓  
之絕唱  
錢改云  
此做韓公

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音乾葬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名惟真字師聖吳越王俶之子仁宗時官至樞密使後坐事出爲崇寧節度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游。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願者死亦六七年。其送君而臨穴

馬少監諱  
而無痕迹  
可尋乃傲  
之之至也

方望溪云  
筆陣酣恣  
辭繁而不  
懈

劉海峯云  
反覆推衍  
徂徠之獨  
立學古處

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余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緜音緜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山名在山東泰安縣東南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

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

分明絕足  
尤妙在起  
處十行已  
盡其生平

吳至父云  
此歐文之  
極有氣勢  
者

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戰國秦勇士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石介作慶聖德詩中指斥夏竦爲大姦鍾銜之及介死淪有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并所遺孫復詩鍾因言介詐死乃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以一路兵馬內應計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保介死始免子孫輕管兗州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而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禮元昊見范文正公碑銘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同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

其所爲文。曰某集者若干。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

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

宦宦女子之并稱

則有唐鑑。

宋史本傳嘗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宦宮女指切富貴無所忌諱

曰吾非爲

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詞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

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

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

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

杜

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

韓琦

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

方待次。

猶謂次謂侯補官缺也

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

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燄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

與河南富公。

富弼

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

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燄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



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志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汝水之湯音傷。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

矣。孔孟亦云其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音頽春秋宋大夫嘗欲殺孔子孔子曰天生德

子于桓頽其如子何與臧倉。戰列魯平公使人平公將見孟子爲所沮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將使子不遇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

微。書名凡十二篇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

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

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

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

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

寫丞相歸  
女孔給事  
就見二事  
簡簡有法  
然皆以石  
介陪寫

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水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音附以財助喪儀也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張廉卿云  
歐公誌銘  
當以此篇  
爲最古感  
歎深學神  
氣軼蕩誦  
之使人心  
醉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音骨亂也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  
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  
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銀有考其不在斯文。

###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  
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  
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  
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以上狀其性情器識  
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  
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陰。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  
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

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敏於官。

以上先世及歷官卒日

趙元昊

見范文正公碑銘寇邊圍定川堡。

在今甘肅鎮原縣西北

大將

葛懷敏。

等歷二年趙元昊寇鎮戎軍渭川將葛懷敏擊之千定山堡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至長城濠路已斷死焉

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

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

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

關名在今甘肅華亭縣西北以瓦亭得名是為東瓦亭又有西瓦亭在秦安縣東北

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

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

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

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

富弼

武康軍節度使韓公。

韓琦

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

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

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

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其平時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

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

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

劉梅峯云  
中間天子  
用韓范富  
三公繼而  
罷去從史  
記氣脈得  
來  
先挺生公  
曰贊歎作  
結逼近史  
漢又以客  
形主秩然  
不繁

不可得而知歟。以上與師魯互勘與篇首相應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 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

創意精絕  
語經百鍊  
此處略加  
申說而條  
析於後

沈師愚云  
敘忠義之  
節或顯言  
或隱言際  
盛明世而  
未竟其用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王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

真可惜也  
文學議論  
才能皆師  
魯所有然  
只作陪觀  
彌見節之  
可貴若四  
項平列之  
分輕重便  
是近人文  
字矣

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

見范文正公碑銘

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

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

韓琦

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

水名在甘肅隆德縣東

韓公降知秦州。師

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

水洛。

城名在甘肅靜寧縣西南。歷時陝西四路總管鄭徽遣劉滉等城水洛。尹洙以為不可。奏罷其役。而滉等督役如洙。不遣人代之。不爰尹洙等下吏。散論奏不已。朝議右。徽竟徙尹洙而城水洛如故。

與邊

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

間。故其議論益精。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

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西兵解嚴。師魯亦

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

其節度者。

謂劉忌等。上

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

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

昇音余

至南陽求醫。疾革。

音急也

憑几而坐。顧稚

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張氏。某縣君。有兄

開端寫聖  
俞得疾士  
大夫往問  
至聖俞卒  
又走弔哭  
章法頗奇  
創

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音附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石可朽。銘不滅。

### 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之。音附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

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間。施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巧怪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驢而不怨。可謂君子者也。以上工詞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徳。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



需末忽更  
加論詩數  
語文增適  
遠似出於  
退之貞曜  
誌銘與紹  
述誌銘二  
震之末段

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sub>音致</sub>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sub>音橫</sub>。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 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sub>杜衍</sub>。以告於子。子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

沈歸愚云  
于美一身  
關係君子  
小人進退  
與朝局之  
盛衰故於  
其被事  
窮其根株  
言之後諸  
君子復進  
用而于美  
屈抑以死  
作誌銘者  
宜悲憤不  
自已也著  
意處尤在  
中後兩段

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

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

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

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

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

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

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

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見前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

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富弼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

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堉也。乃以事中君。時堉欲用鬻故

樂娛育集序校理王柔。帝上又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堉欲因是以傾

衍及仲淹乃諷御史角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舜欽由是除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

矣。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

聞其名而  
摹數句辭  
筆峭拔恣  
肆不平句  
中皆以其  
而二字相  
縮

吳至父云  
結處稍平

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在江蘇吳縣城內。至今爲吳中勝境。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閱於詩歌。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草。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尙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並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方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予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齷。顛隕墜也。見書傳。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以永垂。

###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音乞丹。五代時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路契丹。幽州其一也。今京兆薊縣是其州治。其

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縣。之宋城。父諱

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

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

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

年四十八。康定仁宗年號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居進士不第。

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三奉職。宋官名。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

擇祿耶。曼卿音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嘆曰。此亦可以爲

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

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真宗皇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

方望溪云  
兩段皆言  
其才可用

方云此化實爲虛之法曼卿本無所設施只於其氣鬯議論上搖寫而才之可用昭然而才之不得用極可悲惋以議論敘事是亦屈平伯夷傳之流亞也

古之魁雄之士方云推開

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西夏主。道德明也。卽瑋元昊之父。宣宗時歸款于宋。封西平王。盡有河南今內蒙古鄂爾多斯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見范文正公碑銘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蘧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趨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

方云結到  
悲壯

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少有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 歐陽修瀧岡阡表

阡墓道也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

名觀字仲賓崇國公

卜吉於瀧

音岡山名在江蘇永興縣南

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

方望溪云  
先公事蹟  
從太夫人  
口中說出

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

吾之始歸  
也方云此  
毀承寫其  
能養

汝父爲吏  
方云此段  
承其有後

回顧乳者  
吳至父云  
學霍光傳  
太后曰止  
一段文法

夫養不必  
豐方云總  
東

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涇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sub>真宗</sub>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

陵。見歐公與尹師魯書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

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

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已見本卷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

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宋以中書省與樞密院為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

仁宗年號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

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謂神宗初

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

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

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方云一段  
歸美於祖  
有體

方云總收



劉海峯云  
敘事而  
以深擊  
數期荆  
公此等  
字最可愛  
姚宋史許  
按宋史許  
元傳元固  
趨分之士  
平蓋亦非  
君了故介  
甫語語識  
吳至父云  
張廉卿初  
見會文正  
公爲引  
抑抗墮  
聲歎使  
不中節  
文字請  
意態盡  
廉相言  
頓悟不  
講說而  
此固見  
癩識解  
過

###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名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郡。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

人李氏。子男瓊。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

人亦見文  
字高能助  
聖人神智  
全在平精  
讀也

茅鹿門云  
通篇以虛  
相感慨  
而多沉鬱  
之思

吳至父云  
究極筆勢  
跌宕自喜

先。秦州泰與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 王安石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

子當路十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

芭漢鉅鹿人從揚雄受太玄法言而已。芭稱雄書謂揚雄所作太玄經改雄作太玄經意在擬易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

先挺生公  
曰誌墓體  
裁總以記  
述爲略夾  
議論而已  
荆公純以  
實創格也

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父。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也。亦莫吾悔。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 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銘

茅鹿門云  
跌宕

劉海峯云  
其來如簪

水之驟至  
故佳

張廉卿云  
意格從史

遷淮南王  
安傳首及

韓退之鄭  
羣墓銘中

段融化而  
出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章得象字希言封郇國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秦始皇相作小篆陽冰今讀凝姓李字少温唐趙郡人善篆書舒元與謂其不下李斯云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陰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疇。音受早卒。

開端寫其  
官階哭祭  
敘銘以葬  
專法頗奇  
創

矛鹿門云  
不奇不權  
味之果然  
然丁君亦

璿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尙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

音漬繪  
畫文也

弗雕。弗趾

同企舉  
踵也

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遊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 王安石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質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遊。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

幸生於宋  
耳明法城  
重則辟輕  
則成求原  
情恕罪而  
復措之衣  
冠士大夫  
之列庸可  
冀乎

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今

東高農智高宋廣源州蠻人仁宗時稱王天國貢獻要縣中國求內附不許遂發兵反陷邕等州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

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

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刻。越人滋益。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尙書屯

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

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

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

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

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

年。待闕猶言候選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

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

諱東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

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 王安石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俱見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孝經夫孝始于事親而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

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

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

其身。及其妻子。不敢慊也。快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

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

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音屈於浮

筆勢噴薄  
轉折提頓  
處廉悍精  
峭此荆公  
所獨到處

選句意旨  
多相排重

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耐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 王安石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

王銍默語云。歐陽文忠公嘗歷中爲諫官。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會公甥張氏幼孤。獨育于家。嫁姪辰與僕陳諫。犯姦事。發張懼罪。圖自解。免語引及公軍。巡判官著作佐

茅鹿門云以剛字敘蘇君意氣以仁智二字決其衷業感慨中有法度

耶孫揆止判張與陳私通事。不復枝蔓。宰相怒。再命蘇安世勘之。又差王昭明者。覆勘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諺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嚙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

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

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



劉海峯云  
敘次簡潔  
議高遠

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緇通使爲殿中丞。秦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彊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陝州也。今河南陝縣。當葛懷敏見前尹君墓誌銘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州。州名。治卽今甘肅華亭縣。渭州。州名。治卽今甘肅平涼縣。於是延州。州名。治卽今陝西膚施縣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臂謂刺其手也爲字也。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

澹宕有力

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按宋陝西路統府三州二十四軍二監。二言三十者。舉成數也。之亡者。皆不死。其後

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

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開封人也。曾

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

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勸也。猶考績也。君娶

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

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

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

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之銘曰。

皇有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周綏安也。以福。使維蘇君。奠定我南服。兀兀無所卑屈也。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

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對誰慍。祇敬也。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

之銘。

茅鹿門云  
變調

儲同人云  
一悲一解  
吳君尚有  
知直可以  
無恨

退之張圓  
墓碣銘名  
字皆自後  
銘詞中寫  
出與此篇  
相同

### 王安石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由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公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蚤卒。其二皆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邪。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邪。銘曰。

蓄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秦伯之後封于吳其後因以爲氏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 王安石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儲同人云  
敘婦無幾  
無淨美

吳至父云  
整齊變幻  
廉悍勁健

吳云空敘  
絕勁邁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維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視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毋自戒。不處白處分別也處白猶別白也。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為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隨俗之貌。然為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為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為女婦時勿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班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為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敬也。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音戲。呼。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愿愉愉。教火規切。墮毀也。弗行。婦妾乘夫。趨為猶爭。亢厲。勵同。顯同。愚後漢書朱穆傳及壯。學銳意講誦或壯。

茅廬門中  
於序中  
一點綴  
而風韻煥  
發若順江  
流而有兩  
岸之山古  
人所謂應  
接不暇

方望溪云  
北宋人誌  
銘賦公而  
外惟介甫

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願塚院岸  
其父常以為專幾不知數馬足  
猗歎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謂故不傾  
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勛之子。兖州曲阜縣分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皆仁宗年號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真宗皇后劉氏也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仁宗時宦官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見范文正公碑銘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

爲知體要  
此尤長篇  
中最著稱  
者其鈎勒  
摹畫處學  
史記而風  
神不逮造  
語質健學  
韓文而深  
古不逮於  
是益歎于  
長退之之  
文乃天授  
也  
吳至父云  
筆筆騰踊  
句句逆折  
故峭勁百  
倍

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田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同。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自抑其在退也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樞密使盛度參知政事程琳等十餘人張士遜素惡琳而嫉道輔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盡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以道輔朋附怒出道輔知鄆州始知爲士遜所賣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汚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

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

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

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仁宗年號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

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禳祥事。在寧州。貢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

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

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

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誠也詩展也大成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車轅也不改其轅猶言不改其轍也權彊所忌。讒詔所讎。考終

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音志諸幽。

### 王安石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家世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

諸同人云  
結構精警  
人知其調  
逸不知其  
法嚴也

劉海峯云  
序次與田  
太傅同一  
機法

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江淮荆湖兩浙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御史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謂梁適仁宗至和元年爲適等所論罷知鄭州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鬻。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



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富貴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富貴。其所蓄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 ■王安石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成也。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

吳至父云  
而閒居三  
字無著此  
藝退之列  
屋而閒居  
句而談

文雖謹嚴  
繁簡而氣  
韻稍遜

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唐南時也。李氏國降。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為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為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迺為進士。子遵為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為太常博士。通判連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通齊詩南山朝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敬花夢也在花瓣。跼通拊音數花粵是也其華。誥音幸誥衆多也又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外部亦稱夢片凡草木房語之拊。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割音奎牲以告。視銘考施。謂報夫人之效。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姚惜抱云  
震川此等  
文境實欲  
王所未闢

吳至父云  
孫男所敘  
止四人

姚云敘為  
田處極醋  
恣似貨殖  
傳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

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

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

葬於馬涇實潢音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胡子名春秋昭公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杜注夫人胡女歸姓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

為吳中著姓至唐宣公歸崇敬字正禮唐吳人天寶中與博通墳等科策第一官至兵部尚書卒諡宣子登孫融曾孫諱皆貴顯乃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

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音如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

音雌次也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為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

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同壖人案切河邊地也高仰凡物

向上皆曰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

舍歷落排列參差也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為人惆音惕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

為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白人如數人吳中

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不可田無不

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古農官之副見詩經田畷。古勸農官見詩經

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均官名。司稼。古農官見周禮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漢太守秩二千石故以二千石為太守之稱

遣令長。漢制縣萬戶以上者置令不滿萬戶者置長三老、力田、皆鄉官名。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

漢景帝時人能為代田官掬粟。蔡癸。漢宣帝時人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之徒。皆以好農為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

千里。三代畎。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畝澮。廣二尋深二尋曰澮周禮千夫有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

法。元設海道運糧萬戶府掌海運之事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其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

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

曰。

昔在顛頊。音加曰惟我祖。綿綿汝穎。二水名按今安徽阜陽縣西北二里有胡城即春秋胡子國汝水流其南潁河經其北蹙於荆楚。迄唐而昌。鳴

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為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燻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

府君。願于願長才無不可。實剛同晦款木字之。終古瀉鹵。黍稷音疑疑也。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

於茲土。

寥寥數言  
意境無際  
痛惜之音  
飄邈不盡  
情文佳絕

姚惜抱云  
所序事煩  
重而氣能  
包舉亦集

### 歸有光寒花葬誌

婢、魏孺人媵。音孕，婢之送嫁本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燕如劣切，燒也。火煮葶薺果熟，婢削之盈甌。小盆也。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音筐，目壓也。匝。冉冉動，孺人又持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 歸有光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

中樂搆世  
首尾瑣細  
語尙宜翦  
裁

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宗廟盛委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

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

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家宰鄧音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

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

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音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皆府名。屬江西省。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

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

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皆府名。屬江蘇省。兩

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

見文獻通考序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山

東東昌府音博。京城。嘉靖二十九年。諱達犯京師。又數聲言從井陘。音要隘名在直隸井陘縣。井陘山上。

入掠臨清。臨清綰音要隘。名在直隸井陘縣。井陘山上。入掠臨清。臨清綰

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河南柘城。嘉靖三十二年。作亂。旋討平之。反河南。至五河。音名明屬江蘇。兵敗散。獨

與數騎走莘縣。明屬山東東昌府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

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

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明世宗第四子名載訓封瀋德安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明湖廣府名治安陸縣安陸今屬湖北造王府。

公董其役。又以承天。明湖廣府名本安陸州世宗父興獻王所立之國世宗即位改名承天府治鍾祥縣今屬湖北修稜。音陸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

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音消貸。親行鄂渚。地名在今湖北武昌縣西江中雲夢。澤名在今

湖北安陸縣南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明州名今爲縣屬湖南省容美。明宣撫司今爲縣屬湖南鶴峯州植。明安撫司

湖南慈利縣北鎮溪。所名在今湖南澧溪縣西大刺。未詳所在士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

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

鄉里。顯陵。明世宗本身父興獻王陵在湖北鍾祥縣東北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墮撓。奏

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嘉靖三十六年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明湖廣荊州府治今縣屬湖北

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

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苑。在北京舊皇城內西華門西北穆濟之居。歲有與造。頗寫。傾也蜀荆之材。公至。

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古國名今四川舊夔州府以西敘州以北皆是其地庸。古國名今湖北竹山縣東北有上庸城是其地夔道。漢置今四川宜賓縣轉荆

岳。至東南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明成

祖年號。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

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明宣慰司今縣屬湖南省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需。僉事崔

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明湖廣施州衛有金峒安撫司施州今湖北恩施縣參政靳學顏。入永寧。明宣撫司今四川敘永縣迤

東蘭州。疑為蘭州之誤在永寧東一百八十里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明湖廣守禦所今四川清溪縣天全。司名今為縣屬四川建昌。衛名今四川西昌縣董

策入烏蒙。明軍民府今雲南昭通縣參政繆文龍。入播州。今貴州遵義縣眞州。今貴州正安縣酉陽。明宣慰司今四川酉陽縣僉事吳仲禮。入

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明軍民府今為縣屬雲南程嗣功。入龍州。明宣撫司後升龍安府四川平武縣參政張定。入銅仁。明

州府名又縣省溪。明長官司屬銅仁府參議王重光。入赤水。明衛名在今貴州畢節縣北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明貴州府名今為縣潮

底。在思南東北有湖底泊烏江所經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

先後親歷荆岳辰常。荆州岳州辰州常德俱府名屬湖廣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敘州馬湖重慶均府名屬

四川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俱直隸州屬四川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紳。歷思石鎮黎。思石或思州石阿鎮遠黎平俱



府名。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今四川涪陵縣六月。上瀘敘。涪州名敘州府。名俱屬四川。而巨材所生。必

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音鑄。夷人所居之地名箐。人迹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木叢生也。

言其不挺拔也。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現

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

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

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悉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

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簿音排筏音伐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

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

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漢官名掌營造宮室。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

公輸。庄王爾古之巧人。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

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詩考卜。唯王傳考猶稽也。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

音羨。謂時有餘衍也。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上進也。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

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今湖南靖縣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嶷。山名在湖南寧遠南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今甘肅武都縣武昌漢陽黃州購

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此永甯州名屬貴州今關嶺縣其南出雲南金沙江

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地名在湖北監利縣東南當洞庭湖之口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音浪

回旋。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音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于今夫舉音摧軋崩萃。音高也。鳥獸哀鳴。震天岌鄂合切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

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漢書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按南山終南山而天水隴西二郡名今甘肅舊蘭州名多材木。故叢臺秦宮名阿房秦宮名建章漢宮名朝陽宮殿名之作。皆因

其所有。金源氏金源水名即今吉林之阿什河遼金之際稱按楚虎水發源于金之上京路故世稱金國為金源以此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為

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不圖。其勤至

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健。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餼。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稍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卽湖北當陽縣城樓見登樓賦題註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室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

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敍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 歸有光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

弘治明孝宗年號

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

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

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

以杯水盛。

平聲

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

首陰失聲不能言也

不能言。正德

明武宗年號

八年

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

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

寢饋馬班  
既深一以  
至性抒寫  
往往著墨  
不多已動  
人心脾張  
舉文先批  
事略得其  
彷彿遂惻  
惻動人  
螺性極寒  
產後飲之  
宜不得生

也。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練句愈質。愈古置之。班史中幾不可辨。

追維一二餘則茫然矣。語至酸楚。

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直當也。竝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敦尚簡實。與人<sup>音</sup>。媿<sup>媿也。史記項王言媿媿也。史記項王言媿媿也。史記項王言媿媿也。</sup>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絲。入城則緝纆。音盧。紵也。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sup>音</sup>階下。至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sup>音</sup>綴<sup>竹衛切</sup>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疴。音阿怪異之病也。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 歸有光歸氏二孝子傳

悲壯慘切  
韻趣奇逸

依依戶外  
摹繪入神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汝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音賤譏音賤巧讒音讒。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母父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明武宗年號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世宗年號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己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

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歸。音銀向書。父頑母監。監愚也。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 歸有光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音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音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免同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音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音穴。婦卽自買輓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盡

水淺句學 漢書景十 三王傳江 都易士非 子建使耶 二人乘小 船入波中 船覆兩耶 溺斃船乍 見乍沒句 序年事處 多學史記 如緣侯周 勃世家條 侯亞夫自 未為河內 守時許貢 相之曰君 後三歲而 侯二八歲 為將相而 持國秉貴 重矣於人 臣無兩其 後九歲而 君餓死

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論音投史記萬石傳取親中裙廁論身自帶瀝顏師古註中裙若今言中衣也廁論近之小衫自瀉。灑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音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婦與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同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明月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軻。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孺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為斬音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評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目錄

敘記之屬

書金縢

書顧命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左傳秦晉韓之戰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左傳秦晉殽之戰

左傳晉楚邲之戰

左傳齊晉鞍之戰

.....一

.....二

.....六

.....六

.....一

.....一五

.....一一

.....二四

.....三二

-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三七
- 左傳晉人齊平陰之戰……………四二
- 左傳宋之盟……………四四
- 左傳晉魏舒敗無終之戰……………四八
- 左傳叔孫穆子之難……………四九
- 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五二
- 左傳吳楚雞父之戰……………五八
-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五九
- 左傳吳楚柏舉之戰……………七〇
- 左傳晉鄭鐵之戰……………七五
- 左傳齊魯濇之戰……………七七
- 左傳白公之難……………七九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

敘記之屬一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書金縢書序武王有疾  
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也二公曰。我其為王穆。也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未可戚我先王。周公勸二

公勿卜。將私為下而禱也。公乃自以為功。也為三壇同壇。音善除地為壇。音善除地為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又為一壇于南方北面也。周公立焉。植置

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史為册書。祝辭也。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不

子之責于天。以旦。周公名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命于帝庭。四句皆

武王命於上帝。能定國之民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

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已見哀祭類。乃卜三龜。三人所卜之龜也。一習吉。啓籥見書。

傳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傳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壇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傳大了之。實謂疾不

可救於天

乃并是吉。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筮開藏之管也開筮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體兆之體也言如此兆體王其無害

則當以且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言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茲攸俟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謂武王言三王能念我武王

有命不殛

使之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疾愈也武王既喪。管叔王弟及其羣弟。謂蔡叔度霍叔處

請代聖人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辟職氏主辟位辟讀避我無以告我先王。

心垂數後

周公居東二年。居東之近郊則罪人斯得。周公辟位之時不知流言之所自也二年以後乃知其出於管蔡故曰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

傳成王信

之曰鴟鵂。詩風篇名鴟鵂勸王興師討管蔡之詩也王亦未敢誚公。王見鴟鵂之詩尙未信公但亦未誚公耳秋大熟。禾稷。天大雷電以風。禾

周公故周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謂皮弁古冠名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監而作詩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

解所以宜

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馬本作親迎我

誅之意以

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遺王王猶

大熟。

未悟故欲

書顧命

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敢

之異

一收拾

種楨密

傳實命羣  
臣敘以栗

夾議夾序  
而氣脈高  
古

以下敘事

敘次排界  
清疏句法

惟四月。哉生魄。哉始也。魄一月之輪廓無光之處。如生魄十六日也。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音桃。盥手也。類。音悔。洗面也。水相。扶相者。被皮義。冕。

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大夫。虎賁。百尹。百官。長。御事。諸御。

治事。王曰。嗚呼。疾大漸。進也。未幾。危也。病日臻。既彌留。彌久也。言病久留而不瘳也。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

汝。言必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故我詳審教訓命語汝等。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

命。定也。謂依也。肆習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那。而其大命于周也。在後之侗。音同。愚也。成王自謂。敬迓天威。嗣守文

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也。時是也。朕言。用敬保元子釗。音切。康名。弘濟于

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也。治也。于威儀。爾無以劍冒貢也。進也。于非幾。非危之事也。茲既

受命還。旋出綴切。綴。竹衛衣。幅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幅帳于庭。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爰於也。呂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呂伋。索虎賁百人以逆迎天子也。延

入翼室。路寢旁左。右室也。恤宅宗。恤憂也。使居憂。為天下宗主也。命作冊序。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順命于康王。越七日。癸酉。伯相也。召公。命

士須材。命士致材木須也。狄。下土。設黼辰。音衣。上聲。屏風。畫為斧文者。綴衣。牖。南嚮。敷重席。平聲。篋。席也。桃枝。黼純。音漁。雜

繪純。華玉仍几。仍。因也。華玉。飾也。仍。內生時所設也。四序東嚮。敷重席。蒲席。綴純。雜也。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

簡重

席也。書純。雕玉仍几。西夾西廂夾南嚮。敷重筍席也。竹席。玄紛紛雜也。玄黑漆仍几。越玉五重。

于東西序坐。陳寶陳先王時所寶器物赤刀赤削大訓三皇五帝之共訓亦在弘壁大壁琬琰音刻圭名在西序。大玉、夷

玉、夷常雍州賈之河圖伏犧時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在東序。胤國之舞衣。大貝、鼓音世大鼓也在西

房。兌之戈皆古之巧士之弓。垂舜時共工之竹矢。在東房。大輅玉輅在賓階面。綴輅金輅在阼階面。先輅

木輅輅象輅也在左塾之前。次輅象輅也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赤色弁也執惠三隅矛也立於畢門路寢門一之內。

四人棊弁以文鹿子皮爲之執戈上刃刃外夾兩階音士堂廉曰庀一人冕執劉劉屬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鉞屬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戣屬立于東垂堂之盡處近階者一人冕執瞿瞿屬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不屬立于側

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升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名。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卽宗伯也皆麻冕彤

也。裳。太保承介圭大圭也長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上宗奉同音同瑁音帽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爲瑞信也由阼階。階。太史秉書。由賓

階。御凡天子所臨所服用皆曰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相

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而如也亂治也言其能如祖父而四方以敬忌

天威天威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進酒三祭祭酒三咤陸嫁切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

此選之畫  
範所由仿

以下來議

同秉璋以酢。報祭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臍以酒至宅。居其所也。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偽古文分爲康上。講一篇今文與顯命合。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布陳四馬也。諸侯皆乘黃四馬而朱其幣以爲庭實。賓稱也。奉圭兼幣。曰：「二

臣衛敢執壤。」執壤所出而奠贊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宜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也。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美道也。若。若克恤西土。順也。恤憂

也。言文武大受天而順。能憂我西土之民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首堪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張

也。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寡德之基命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話。昔君文武丕平富

不斁。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首至齊信。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也。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

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訓順也。言用受正命于上天。上天用。厥文武之道而付之以下天下之大也。乃命

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予一二伯父。尙胥相暨顧綏。女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言用心奉上之。憂勤其繼承之。無遺鞠子羞。鞠雅也。羣公既皆聽命。

相揖趨出。王冕反喪服。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魯莊公十年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音貴請見音現。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前也。

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

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視不敬。小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

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上思利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

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追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軾車前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

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傳秦晉韓之戰魯公十五年

起結照應  
非井中問  
劃分三層  
依此點綴  
眉目俊爽  
無一泛設  
語直注篇  
末收束完  
整章法與  
國策鄒忌  
說齊王略  
同



一起點明  
事由筆簡  
而該括無  
遺

借寇渾籠  
全篇

吳辟重田  
就上縣詞  
敗字陡入  
奇峭

論小駟伏  
精亦隱伏  
後文  
吳辟重田  
前借占筮  
逆入猶嫌  
徑熟史就  
小駟生波

晉侯晉惠公夷吾也驪姬亂出亡在外魯僖公九年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于晉之之入也。秦穆姬秦穆公夫人屬賈君晉獻公妃焉。且曰：盡納羣

公子。晉侯上淫曰蒸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國內執政。既而皆

背之。賂秦以河外河南也晉在河北故以列城五。東燕。虢。略從河南東盡虢界也虢謂北虢在今山西平陸縣。南及華山在今陝西

華陰內及解音蟹梁城故城在今山西臨晉縣東南。既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

父秦學龜卜者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良上曰蠱。曰：千

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蓋蓋當時卜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蠱之內卦為貞外小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其

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秋風吹落山木之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地

今陝西韓城縣之地。晉侯謂慶鄭晉大夫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同卜右。慶鄭

吉。弗使。步揚魏擊之父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本地所產之馬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變。將與人易。與人變易不能如人志亂氣狡憤。陰血周作。爰辰也憤也氣狡憤于外則血脈必周身而自隨氣騷動外雖不彊而內實乾竭張服張讀債音

與。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晉大夫視師。復曰：

倍饒風趣  
其措語之  
工尤不易  
到屬語所  
謂褒氣

秦伯將止  
之西旬變  
換晉勳  
晉大夫反  
首拔舍緊  
接

皇至父曰  
以上十四  
二字陸孔  
並云古本

師少於我。鬪士。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秦所納餓食其粟。三施而無報。

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

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

未定列。位也猶吾愛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晉戎馬還

潁。音寧還便旋也潁洗也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音彌戾也諫遠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

韓簡。虢射為右。輅。音逆迎也秦伯將止。獲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

首拔舍。反首亂髮下垂也拔草止壞并毀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

妖夢是踐。踐服也初空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吾禮余行請于帝矣將晉界秦妖夢指此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

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蒞。音嬰秦康公名弘。康

同母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左右上下皆履薪乃得通乃將與諸子俱焚使以免。音服衰音經逆初死則有免服或則且告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

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台。周之故臺在陝西鄠縣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

無應酬

子金寥寥  
數語情辭  
悽愴又有  
韻致  
吳郡靈云  
此段寫晉  
人謀復其  
君生氣勃  
勃所以敗  
而不亡之  
故千載下  
讀之猶為  
奮動又云  
經詞極誠  
詭又將後  
事一一攝  
起尤為奇  
妙

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  
地也。重怒難任。當也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執音執秦大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秦大夫公孫支也

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周武王時太史有言曰。無始

禍。無怙亂。恃人亂以自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大夫告瑕呂飴甥。即呂甥字子金

且召之。子金瑕呂飴甥字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

卜貳代也圍也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說。應人公者。今改易。所以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

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征賦也以輔孺子。謂太子國諸侯聞之。喪君

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因此又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之睽。兌下離上。歸妹上六變而爲睽。史蘇晉卜蘇占之曰。不吉。

其繇音胃卦兆曰。士刳羊。亦無益音荒也。女承筐。亦無貺也。震多長。男女稱士。兌爲羊。到羊者。士之貺也。到割。益也。上六與六三正應。而兩

虛篋上九居卦之極。上無所承。亦虛篋之象。無貺。歸妹上六爻辭止。言女承筐。無實士。到羊。無血。此蓋占繇之辭。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子。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家之卦。是也。睽。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

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羸敗姬。羸秦姓姬晉性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說通其輓音火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羸敗姬

焚其旗不利於師。敗於宗丘。輓車下縛也兵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下又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輓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

近在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晉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子火為姑謂我姪者

我謂之姑謂子國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國婦懷羸明年。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子高梁高梁晉地在今山西臨汾縣其死於

高梁之虛。墟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

民之孽。匪降自天。俾音尊沓徒合背音憎憎。職競由人。見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孽妖害也傳聚也沓重也職主也言民之有邪惡妖孽非天所降今小人俾沓沓相

對譚語皆則相憎主于競逐為惡者由人耳因以說諷惠公有以召此禍也十月。晉陰飴甥即呂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地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

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

論意輕圖

象而後有濟侯庫本無有字是伯語對秦躍有抑揚

理完足

籍前文一  
一照應無  
一遺漏

此篇極長  
篇敘事之  
能而承遞  
處皆期若  
列眉者解  
此法作是  
篇敘事文  
必不至遺  
難散漫然  
正不易摹  
擬耳

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晉大夫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饋餉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晉始封之君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晉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今山西臨縣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猶恃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人以祿生故謂之生祿於是乎得人。言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音崔顛。頡。魏武子。魏司空季子。晉臣白季也。姓晉名臣。食白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狄人伐廡。音牆廡。音谷。音舉。如。赤。火。別。種。隗。姓。獲其二女。叔隗。音上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音由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音將死。入木請待

吳辟蓋雲  
季鬼齊姜  
懷羸及僂  
負羸妻前  
後映帶生  
情以為孽  
法最有機  
趣首受而  
戴之語帶  
諧諷

吳辟蓋雲  
晉公子姬  
出也含意  
非海

應答語氣

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衛地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土塊也公子

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

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恐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齊耳姜姜殺之。而謂公子曰：子

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懷人之寵安己之居實敗名。公子不可。

姜與子犯。狐偃謀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音公聞其駢脅。駢比也脅肋骨也音骨相比追如一骨也欲觀

其裸。浴薄。音博而觀之。僖負羸。音大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

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饘。音置殽也。置

璧焉。公子受殽。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父公亦不禮焉。叔詹。音大諫曰：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晉公子姬出也。重耳犬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離遭也謂遭難出奔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

也。有三士。國語曰狐偃趙衰佗三人皆卿才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

啓乎。弗聽。及楚。楚子謂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應答語氣

雄直露英 方柏堂云 則何以報 不穀之下 原可直接 若以君之 靈一毀然 文氣直率 先折一筆 文境乃紆 徐有味 吳辟風云 怒者贏也 揮者公子 也 此謂嫌其 不敬揮之 使去也故 怒此處多 誤解 以退爲進 此子犯要 君與介子 推之論相 對照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同君三舍。占時而行三十里。而舍三舍九十里。若不得命。其左執鞭

弭。弓末無絛者。右屬著也。橐音鞭。箭鞭以受弓。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志廣也。而儉。文

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實。忠而能力。晉侯謂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

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公

故與焉。奉匜沃盥。音修。既而揮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

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篇名。義及河。水朝宗。方海海喻秦。公賦六月。詩小雅篇名。道尹吉甫佐

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國王國。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

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

授公子。曰。臣負羈縻。羈馬羈。縻馬韉。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子犯重耳舅。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晉地在今山西猗氏縣。入梁泉。在今山西臨晉縣東北。有白城即是。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在今山西猗氏縣。秦伯使公子執執秦大夫。如晉

師。師退。軍於郇。在今山西臨晉縣東北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音旬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

于曲沃。今山西臨晉縣丁未。朝於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邑名在今山西臨汾縣東北不書。亦不告也。呂

卻呂甥卻丙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

速也。夫祛猶在。先是驪姬之難。重耳出奔蒲。獻公使寺人披伐之。重耳踰垣才披斬其祛。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

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齊桓公與公子糾戰。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

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以弑焚宮謀弑之事。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秦地在今陝西朝邑縣東己丑晦。公宮

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秦穆公女。夕嬴。以歸。秦伯送衛於

晉。三千人。實紀綱。謂為之首領。主帥也。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糲藏以逃。蓋用以求納

之。求納。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

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

謂此二事。雖有君命。何其速也。虛宕一筆。婉而多風。

同應前秦。伯納女一事。文法整密。



此又回應  
前狄人納  
季魏事

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伯儻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三子嬰。趙姬文公女。請

逆盾。趙衰子狄女。與其母。子餘。趙衰字。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

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卿之嫡妻。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

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貪天功為己力罪也。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

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綿上。在今山西介休縣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魯僖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楚子成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音紗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時不為令尹欲委重子玉故略之睢楚邑。子玉復治兵於

兩事並敘  
標簡

後至不賀  
生波瀾

吳辟豈曰  
逆攝後事

于王之敗  
在後此時

先點出文  
勢奇矯

於是手三  
字有義利  
謂其取辦  
臨時也  
整練中復  
偶隙文格  
甚高

鷲。楚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以矢貫耳。國老。國之卿大夫士。致仕者也。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鷲賈孫叔敖之父。

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

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

二萬二千五百人。其不能以入矣。不能入。前敵也。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言子玉果能入。敵。而可賀。才為後也。楚子及侯圍宋。宋

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晉下軍佐。原軫也。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

昏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戊穀。以僱齊故齊宋並。於是乎蒐。於被廬。地。作三軍。

謀元帥。謂衰曰。卻穀可。臣亟讀若器。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敦。厚重之心。說。禮樂志。詩書。詩。義之府

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功。君其試之。

乃使卻穀將中軍。卻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赤周切。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事在十五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於是乎伐原。事在十五年。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

敘事論  
渾融一片  
無分裂之  
痕

方秘堂云  
此要應前  
此僖負羈  
饋饗餐置  
璧垂報施  
二字又與  
前篇晉惠  
不報秦施  
事反照所  
以一成一  
敗此文字

貨物易資財者不許以求豐多明定其額不二價重言信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同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主討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宋殺齊地前年魯人以楚師伐齊取穀

戰而霸文之教也文謂文德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

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二月晉卻毅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原軫以下軍佐將中軍故曰上德晉

侯齊侯盟於斂孟音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音悅或如字於晉

衛侯出居於襄牛皆衛地公子買魯大夫魯欲與楚故成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音叢以說焉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攻曹城門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軍攻城破曹軍射死三百餘人暴尸于城上以晉軍

晉人棺斂其尸而出之晉人棺斂其尸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

曰獻狀言其無居功者多故責其供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食璧之施見前篇魏犢顛頤怒曰勞之

不圖報於何有如劣切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超越三百三百阿百猶勳也凡三次勉勵為之曲踊跳踊也三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二十二 敘記一 一七

精神固到  
才思恣肆  
處

又云文字  
實有開合  
的折楚子  
不款戰是  
開筆折筆  
子玉請戰  
是轉筆正  
筆

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宋大夫如晉師告急。公曰宋

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

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

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楚邑在方城之內。故曰入言意不欲戰也。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

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兵曰。允當則歸。言無求過分也。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

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子越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公爲買之

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左右廣之一。東宮。太子宮甲。與若敖之六卒。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

兵六百人。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

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離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同臣辱也。且楚師

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背惠食言。以亢猶當也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

小子憖諫如於城濮音卜。楚師背鄧音攜丘陵險阻名。一曰山名或地名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音

每田美也。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晉國外河而內

山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即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

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音古。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

之矣。子玉使鬬勃楚大夫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子玉與寓目焉。晉侯使欒

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前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

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平旦也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音顯鞞鞅鞞。同鞞在背曰鞞。在胸曰鞞。在腹

曰。夾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故國名之虛同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

已。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

子西闕將左。子上闕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大旗。而

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

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

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俱鄭古通地。猶屬也。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楚師既敗而

懼。使子人九子人氏九名。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

楚俘於王。駟介四馬被甲。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相也。王用平禮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禮。命晉侯

宥。古通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

彤弓一。彤矢百。旅音盧。弓矢千。旅黑弓三矢百則矢千弓十矣。秬音巨鬯一。卣音酉。虎賁三百人。曰：王謂

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于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

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覲王。衛侯成。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使元咺音衛大夫奉叔武成公。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方柏堂云能以德攻四字一篇歸宿與前篇上德也三字應結言文之所以勝不動民三字結于玉之所以敗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一筆悠然不覺

伏後文晉敗秦於殽

此篇寫蹇叔特生色

渝變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同墜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

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

女孟諸宋或澤名之麋。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與子西使榮季即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

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息邑名。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故云。子西孫伯即

心于玉。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二子以此答王更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楚地而死。晉侯聞之。

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蔣呂臣實爲令尹。卒己而已。不在民矣。

### 左傳秦晉殺之戰魯僖公三十三年至三十三年

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晉地。今山西聞喜縣。出絳。晉都。今縣名。屬山西。樞有聲如牛。卜偃使

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馮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秦大夫。三十年秦伯使戍。自鄭使告於秦曰。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鑰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

蹇叔送師  
聲情激楚  
如聞其聲

名言

忽插入鄭  
商人弦高  
犒師一段  
應蹇叔師  
之所為鄭  
必知之之  
語

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無所必有悖

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百里西乞術。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

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言僅中壽而

拱言其老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從師而往也。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山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殺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

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易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姬姓鄭商人弦高。將市

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乘四也。韋柔皮。乘韋。古者遺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故先韋乃入牛。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以犒從者。不腆。厚敝邑。為從者之淹。久居。則具一日之積。音行。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違。傳車告於鄭。鄭極公使視客館。杞子。成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

於敝邑。唯是脯資餼。資糧也。生曰餼。牽前牛羊豕。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囿。圃

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音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



應前文卜  
僂之言又  
應蹇叔言  
人禦師必  
於殺之言

寫先軫奏  
奕如生

鄉而哭  
應前哭師

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六奉與我也。奉

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

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傳車也。姜戎之兵欲速也。子墨衰絰。晉了公長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染其哀而加絰。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

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晉文公夫人秦穆公女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待而食之。不厭。若何

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指所獲三帥公曰。夫人請之。

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猶卒也而免諸國。墮火規切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

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而執之孟明稽

首曰。君之惠。不以壘因繫也臣釁鼓。殺而以血塗鼓也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同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過也掩大德。

左傳晉楚邲之戰魯宣公十一年至十二年

厲之役。魯宣公六年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微音呼事於晉。十二年春。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哭於大音祖宮。且巷音昌車出見于巷示將吉。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所以告楚之窮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因楚退師疑晉救已至。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

皇門。楚將棄伯率衆自皇門先登。至于遼路。城中大街。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言不能也。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

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魯公子嬰齊等曰：不可

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潘庭光

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甸林父將軍。先穀佐之。士會音倫將上軍。卻克佐之。趙

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

清瑤祖云傳文莫多於此而中事繁冗纖悉然不亂粲然不遺典而雅富而豔奇而法曲而詳語美具矣

方柏堂云  
楚國德刑  
政事典禮  
之善在晉  
軍帥口中  
讀出是謂  
對面寫法  
而楚之必  
勝於此已  
伏

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遠。曰：無及於鄭而勦也勞。焉用之。楚歸而動。不

後。隨武子即士會曰：善。曾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異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

有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

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同疲。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荆楚之本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以此陳以為名而舉。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音干矣。薦敖孫叔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不輟。左追

蓐。在車之右者挾輓為戰備前茅慮無。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其所垂之事恐其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為之備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物類也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興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

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兼弱攻昧。昧昏也武之善經也。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湯左相下

文所引見尚書仲虺之誥篇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詩周頌篇名曰：於音烏。樂美也王師。遵養時晦。時是也海味也言武王遵天之道養

是謂昧之君待其善昧音旨善致也也。武詩周頌篇名曰：無競惟烈。競強也烈業也詩意言無疆乎武王之功業此處

憑藉而後取之謂致討于昧也。武詩周頌篇名曰：無競惟烈。競強也烈業也詩意言無疆乎武王之功業此處

業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以務武王烈業之所可也 斃于即先 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

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非丈夫也。

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智莊子荀曰。此師坎下坤殆哉。周

易有之。在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 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否不也 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

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 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兌是澤是以見壅 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坎變為兌則為不流為

法不行失坎之象也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水遇天塞不得整注則踴涸也 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以。斃于尸也。主也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韓厥謂桓子

曰。斃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

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音延鄭北地 沈尹

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

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

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南鄉而大旗 參言於王曰。晉之

方栢堂云 又敘楚軍 帥之名與 前敘晉軍 帥相對敘 楚王欲還 與晉桓子 欲還相對

以中軍佐 濟之下若 即運接韓 獻子謂桓 子曰則文 境倘促矣 忽插入知 莊子曰一 段文氣遂 一舒

敘楚驍人  
伍參欲戰  
與前晉流  
子欲戰相  
對  
又云文字  
愈折愈妙  
愈曲愈工  
王欲還一  
折令尹弗  
欲戰二折  
令尹南轅  
反施三折  
愈折則善  
勢愈有力  
晉師必敗  
在楚人口  
中說出亦  
與晉驍武  
子之言相  
對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音弼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  
 適音聽從。聽聽子趙同趙括則爲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  
 而北之。次于管。鄭地今河南鄭縣以待之。晉師在敖音敵郟。二山名在今河南滎澤縣境之間。鄭皇戌音恤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音驟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繼也楚  
 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音欒曰。楚自克庸。庸名在今湖北竹山縣以來。其君無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  
 申傲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音若蚡音冒。皆楚之先君筆音路柴音柴藍縷。敝衣以  
 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  
 不德。而徵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  
 人。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近官也序次也  
 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音滂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

辭命其佳

楚人致師 一段吳辟 重云不惟 悉厭尤極 蕭閒雅麗 大戰中包 括此等最 是左公才 力可愛處

求克敵得得。又何俟必從。斃子知季曰：原屏原趙同咎之徒也。趙莊子趙曰：欒伯謂欒善

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

鄭是訓。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隨武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謂何候。敢拜君命之辱。斃子

以為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辭同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疾。摩近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藪音鄒左車左也。代御執

轡。御下兩馬兩整。掉正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誠取其。俘取其而還。皆行其

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

前。射麋麗龜麗者也龜背之。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

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音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

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澤名在今河南。見六麋。射一麋

南榮澤縣南

潘黨既逐  
魏騎趙旃  
夜至於楚  
軍二句爲  
長篇文字  
中接卸之  
關鍵

以顯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卽潘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騎皆命而往。卻獻子卽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士會卽隨武子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扶又切。伏兵曰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騎。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音稅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音屯車兵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音博迫也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兩手也。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音短將右拒。音短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

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

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音車補闕者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音克上曰：待諸

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夫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音典其卒

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尸止也。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晉人或以廣隊廣兵不能進。楚人憖音息之。脫局。車上兵闕少進。馬遠。又憖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

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叟同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

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可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知莊子以其族

反之。謂還廚武子舍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戢。納諸廚子之房。箭廚子怒曰：非子之求。

而蒲之愛。董澤音澤名在今山西聞喜縣東北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

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吳辟蓋云風趣絕佳非才力極大不能有此史公不及左氏在此



師不能軍。晉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雍。俱鄭地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文謂文字

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藏也干戈，載橐也弓矢。我求懿德，肆遂也於時也。夏允大也信，王保

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著音旨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鋪布也，繹陳也，是也，只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

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音僕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

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大魚名，以喻下義之人，吞食小國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

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殲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視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遠。是

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魚臣也及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

佚所謂毋怙亂。謂恃亂以要利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離憂也，瘼病也，爰丁也，言禍憂病丁何所歸乎歸於怙亂

方柏堂云此段應首段鄭事而怙亂二字

爲一篇之主明難專論僕叔實則暗論僑子也神完氣固若認叔則氣傷促而通篇散漫矣

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見城濮戰之。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反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滅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齊晉鞏之戰魯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石稷也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謂見擒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鞠居。皆衛地新築。衛大夫人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救孫桓子。孫良也桓子是以免。

孫桓子還於新築五句吳辟置云此文氣凌拍處如四達之衢車馬對集一處長篇文中節奏也先敘晉將帥之和及齊君臣之驕預伏後文晉勝齊敗之根據

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辭。請曲縣同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請侯軒縣闕南方。繁纓音羣馬飾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

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魯大夫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卻克。是卻克之子。為魯人所笑。

遂怒故魯衛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見前城濮之戰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

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六萬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左將下軍。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音導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諱將斬人。卻獻

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齊地六月

壬申。師至于靡笄。山名。即歷山。在山東歷城縣南。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平日也且

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

國。無令與衆師淹久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攬石以投人。禽同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桑本繫車。而走欲以自異。以徇

齊墨曰。欲勇者賈其餘勇。癸酉。師陳陣于案郕。陣同丙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

鄭厥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甲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曰。余病矣。張侯音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轡朱殷。音近燿赤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音典去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擗音患甲執兵。

固卽死也。卽就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

之。三周華不注。山在山東歷城縣東北韓厥夢子輿韓厥父謂己曰。且辟同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

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也於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恭

其毋音無張音大喪車。從韓厥曰。請寓寄也乘。從左右。皆肘之。肘臂節也。以左右皆死。故以肘排退之。使立於後。韓厥俛俯

一音免。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名在華不注山陽今涸驂音卦止也。有行礙也。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音機

也。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音執馬馬前。再拜稽首。

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也當戎行。無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恭其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

也。謂浮夸者也。以寓其概。諛之致所。數句吳辟。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恭其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

方柏堂云  
前敘齊侯  
請戰之辭  
命矜驕無  
禮而晉帥  
所對之辭  
命甚有禮  
不許請和  
之辭命輕  
慢無禮而

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軍。若奔辟則爲辱晉君并爲齊侯羞故言二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月齊君乏御而欲攝其官實欲

以歸。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副車也宛莠音吠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

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齊整

也師敗皆有退心故齊侯每出必整齊其衆以厲帥退者入于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

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主銳兵者免乎。

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音璧司徒。主璧者之妻也。

子之石窋。音溜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音形齊邑齊侯使賓媚人國佐也賂以紀甗。音獻甗玉甗滅紀所

得之玉。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同叔媚君之字即齊侯外祖父

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東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

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不以孝德賜同類也乎。先王疆理

齊使下答之辭命極有禮亦兩相反照晉不肖必以齊侯之母為實而曰必以蕭同叔子為實若不知其為齊君之母者其詞近於輕薄齊人則責晉人則責齊人義正辭嚴而又和婉

天下物土之宜播種之物各從土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

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與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

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失也四王禹湯文武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優優然而寬百祿是適。也子實不優而乘

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

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摧折也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

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戰勝豈常不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

賦輿。輿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魯大夫自師

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齊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音賜三

帥。卻克士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司馬。司空。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亞旅。亦大夫。皆

受一命之服。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魯成公十六年

晉侯晉厲公將伐鄭。范文子士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韓萬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畔，其懼而思也。若唯

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欒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

軍，士燮佐之。卻錡音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音居守，卻擊赤如

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音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

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音與讀往。楚子共王救鄭，司馬將中軍。司馬謂子反令尹將左。令尹謂子重右

尹子辛公子壬將右。過申楚邑，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也。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中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頌詩先王立其

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莫江切敦厚也龐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

吳辟晝云 倒提不測 此篇專以 范文子憂 亂爲主若 茹若吐鬱 爲不文 劉綜云 晉之勝楚 亦中原之 幸左氏之 意則以晉 之內亂實 階於此以 其通篇主 意此左氏 義見寬絕 常入處通 篇范文子 之言凡六

見字字悲  
觀沉痛

一再以范  
文子之言  
作折筆文  
境乃寬展  
不迫

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不詳而食話言。奸音時以

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恤憂也底至也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

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鄭公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

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

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遇於鄆陵。鄭地今爲縣屬河南省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晉書公三十三

年晉狄子逐敗先軫免胃人狄師死焉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同楚。又益

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讀若器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敝

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

晉軍而陳。同陣軍吏患之。范匄音蓋文子趨進曰。塞井夷平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音杭首。當陣前決開營壘爲戰道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同。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謂可乘之隙有六也不可失也。其二卿重

重。



方柏堂云  
上敘伯州  
弑苗賁皇  
之言中以  
此數語作  
樞紐文律  
乃不散漫

子相惡。王卒以舊。疲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故兵家以爲忌。今楚歷晉軍而陣不避晦日。在陳而

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以

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晉伯宗之子。前年奔楚。侍於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

中軍矣。曰。合謀也。張驥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被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

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

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闕椒子魯宣四年奔晉。食邑於苗。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謂伯州犂。

在。且厚。謂兵衆。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口。此卜者之

辭。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音鬧。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泥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欒書子。

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

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謂元帥之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遠其部曲。於離局。姦也。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首軒舉。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烏光切。之黨。與養由基躄。聚也。甲而射之。徹

及戰射美  
王中目吳  
辟蓋云斗  
務暗勸

透七札焉。甲一葉札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言當以死也

呂錡夢射月中。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及戰。射共音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音勇弓衣以一矢復命。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也楚子使工尹襄問。遺也之以弓。曰。方事之

般也。盛也有韎。音赤色草也之跗。音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

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聞也甲冑。不敢拜命。取告不寧君命

之辱。以君子賜命。故不敢自私為事。事謂軍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

從之。其御屢顧。言鄭伯之御屢回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蒍

弗翰胡曰。謀輅。音送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輅迎之欲使輕兵單進以距鄭在車前而自行登其車以執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魯公二年衛與狄人戰于熒澤衛懿公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乃內納旌於轂中。唐苟謂

石首曰。子在君側。鄭君親臣敗者壹大。以親臣而止死則敗益大我不如子。言名位不如石首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

師薄於陔。叔山冉。楚人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王有死藝之言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燈。叔山

且而戰見  
星未已  
東一語尤  
見筆力

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音吠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器承也。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侍也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音志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閱也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音辱食申重也。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子反內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軍穀三日。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指子玉之覆師徒者。君不在。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而汝也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

夫命側。子反名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左傳晉人齊平陰之戰魯襄公十八年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魯僂將伐齊。夢與厲公獻子所弑者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同

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魯邑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大夫之稱必

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音覺雙玉曰穀而

禱曰。齊環齊靈公名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曾臣猶末臣彪曾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

焉。其官臣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

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淠梁之言。前二年盟于淠。梁曰同討不庭。同伐齊。齊侯御諸平陰。齊邑今山東縣名塹防門

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

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

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兵。弗能久

寫齊師夜  
遁一事繪  
擊繪影以  
三事證之  
極意烘染

吳辟城三  
一路專寫

矣。齊侯登巫山在今山東肥城縣東北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侯也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陣

之。疏畫旌旗以爲陣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僞以衣服爲人形也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

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邴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班別也也。夜

遁。馬不相見。故鳴之聲。齊師其遁。叔回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

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衛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

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音豆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

取其衷。不止復欲射矢中其願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之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

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不解甲也而縛。坐于中軍之鼓下。魯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

士句音蓋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郟。音詩山名在平陰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齊邑

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音秋秦周晉大夫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萩蕭也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

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魯人孺子速也斬其楛。同槐音春木名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

弱皆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齊南門曰申門左有池曰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齊西門州

晉師將退  
輕略之狀  
此處點睛

方柏堂云  
此篇以四  
國為繆諸  
國為繆而  
四國之中  
又以晉楚  
二國為綱  
首敘晉楚  
齊秦之謀  
定而後及  
諸國中忽  
開插晉楚  
齊秦匹也  
一句通篇  
無不綰住

綽門於東閭。齊東門左驂沮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枚馬策闔門扇數其板乃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齊邑太子太子光也與郭榮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齊欲行其地無久政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沂水名在沂山

左傳宋之盟魯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晉趙氏也即趙孟又善於令尹子木。令尹楚官名子木屈建字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

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韓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

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

齊人難之。陳文子齊大夫陳須無也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也。吾民矣。

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

午。郕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晉羊舌肸也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組合禮享宴

之禮故曰禮也。周禮仲尼使舉是禮也。舉謂記錄之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

敘四國之  
晉及諸國  
君大夫之  
蒞會均極  
參差變化  
無一板筆

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

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蒞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宋向戌有左師也復言於子木。國藩按復白也。上文云復於趙孟。正當云復以子木言字疑也。

子木使駟音日。謂也。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

子皙公子黑肱盟。以齊言。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爭訟。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免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

以藩為軍。諸國各以藩籬為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荀盈也。謂趙孟曰。楚氣甚惡。懼難。氣氣也。言楚有製當之氣。趙

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楚。伯州犂見鄆陵之戰。

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

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謂有利而已也。而已。苟得志焉。庶用有信。太宰伯州犂退。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

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

弊其死。單盡也。斃踏也。言不信之。人盡踏其死無得生者。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不惟病害而已。必至于死也。

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不信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病則欲

人宋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惟敵于楚。雖更力倍于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

是。言不幸而死。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也。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

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實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

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

先。爭先。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狎也。更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語非歸其

尸也。主也。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諸侯爲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詳辦具

者。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晉士會也。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方柏堂云  
非所患也  
之下應直  
接晉楚爭  
先一段中  
則忽夾敘  
叔孫一段  
乃文章變  
化不測不  
板不直之  
法

子木歸以



語王及子木又與王曰兩節吳至父云此文字淡遠處二事不同而致之使整鈞聯成文一事之一祕也

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矣哉。能欲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

又語王曰。宜晉之伯同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蒞盟。鄭

伯享趙孟于垂隴。鄭地在今河南滎澤縣。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印設公孫段也。從。趙孟曰。七子

等七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召有籍名義取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不既觀止我心則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音賁。鄭風籍名衛人奔賁。刺其君淫亂鶉

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趙孟曰。牀第。音澤。簣也。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黍苗小雅籍名其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列列征師召伯成之以趙孟比召伯。趙孟曰。寡君不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小雅籍名義取

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遇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

鄭風籍名取其廢。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唐風籍名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其土聖聖言聖聖然願禮。趙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小雅籍名義取君子有禮文故曰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同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

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

上。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而公怨之。然也。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也。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賦

草蟲曰我印氏。印段也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心則降

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宋大夫司城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

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

驕則亂生。亂生則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

去之。不亦誣乎。以諛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

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

己音之子。邾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向戌之謂乎。也收取也

總贊雙收  
極整齊

左傳晉魏舒敗無終之戰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荀敗無終即山及羣狄于太原。今山西崇聚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

殺兵法甚

阨。以什共音車。更音十人。以必克。困諸阨。又克。車每困于危道。今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就卒。斬以徇。爲五陳。即下文兩伍專參偏是也以相離。布置使相達也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偏皆臨時處置之陳名爲前拒。音以誘之。翟同人笑之。未陳而薄音之。大敗之。

左傳叔孫穆子之難魯昭公四年至五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穆子魯叔孫約也成公十六年避叔孫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音深目而緘。音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識之。及宣伯。叔孫僑如也奔齊。饋之。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猶言先人之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問有于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喻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小臣有寵。

長使爲政。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知謂相親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孟仲母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

逆之。田於邱猶。音由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

際。際接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豬血。饗鐘曰落。既具。饗禮。使豎牛請日。請。日。請。日。入弗謁。白。出。命。之。日。及。賓。

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也。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魯。牛。又。

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公之卿士名萊書。觀於公。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

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

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叔孫氏宰也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

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去。牛。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置也饋于个。東西廂也。而退。牛弗進。則置

虛命徹。寫器會。示若叔孫已寘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嬖也。而相之。公使杜洩

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仲帶也。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謂上所賜。叔孫車也。

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謂季孫。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也。不使乎。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謂叔孫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

吳辟豎云  
語簡而情  
曲盡

牛立昭子  
而相之以  
上敘豎牛  
亂穆子之  
室以下言  
去杜洩之  
謀

吳至父云詳杜洩以反形牛且三人之為皆豎牛所以去洩之謀洩去而牛自謂得計矣豎為豎子逐牛作勢也

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謂季孫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

正司馬屬官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

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

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孫孟孫叔孫氏三家各有其一軍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

子弟之牛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

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音宏僖公之門也。閔蒼頭門諫

諸五父。音甫之衢。道名在魯國東南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即叔仲帶受豎牛賂者謂季孫曰。帶受命於

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叔孫饒死故云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

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

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政仲

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墟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亂大和，顧之道也。殺適嫡，立庶。又披析也，謂以其邑與南遺。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

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音關，齊魯界上之外。投其首於寧風齊地之棘上。仲尼曰：

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為功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靡從之。

### 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魯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楚邑名，今安徽鳳陽縣北。次于潁尾。潁水入淮處曰潁尾，在今安徽壽縣北。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

師圍徐。國名，今安徽泗縣北，有徐城即是。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地名，在今安徽壽縣。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

翠被，豹舄，鞶鞶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暮見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鞶，與之語。曰：昔我先

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倂。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叔子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分珍

寶之。我獨無有。今吾使八於周，求鼎謂九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

辟同，在荆山。山名，在湖北南漳縣西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

寫楚王衣飾，極形驕侈之態。

連用數哉字，所謂與王言如響也。

共音恭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其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舉君王。

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陸務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為楚祖，故謂昆吾為遠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

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不羹地名，襄城有西，不羹定陵在東，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陳蔡二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

尹路請曰。君王命劔圭以為鍼音威，破圭音破圭以飾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

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如響之聲國其若之何。子革曰。磨厲以須，待也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

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卦之說，九邱九州之志。對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極也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周朝作祈招

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音祗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式用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取其形猶用也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清聖顯云  
抑揚頓挫  
極文勢之

奇詔招一  
詩見古人  
諷諫遺意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蕞音爲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遠施之族田遷許魯昭九年楚遠許于夷而質許園許大夫蔡洧有

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魯昭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事在魯昭四年

越大夫戮焉越大夫常壽過也戮謂戮其罪而辱之王奪鬪韋龜中犢邑名又奪成然章龜子邑而使爲郊尹治郊境大夫蔓成

然卽成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園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

越大夫常壽過音戈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固城城之固者息舟卽其一也起楚人其死在魯

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時蔡已滅爲楚縣故云試似誤作保也以蔡

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皆靈士弟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

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饋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音紀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

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賊謂子干子皙成軍謂蔡公已成軍而殺余何

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遠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遂蔡公之命以待成敗所在若求安定

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安定且遠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鄆今河南鄆



依陳蔡人以國。以國許以復國也楚公子比。即子干公子黑肱。即子皙公子棄疾。蔡公即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

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蔓成然蔡氏許則蔡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欲築壘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故請為

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音皮皆楚大夫蔡公之黨也

先入。因正僕人。太僕也殺太子祿及子公罷。音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今湖北

門縣西北有甘魚陂即是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掃除也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

後者。剽。音義師及訾梁而潰。音鑑王還至訾梁而衆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

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

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

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革。即子革乃歸于楚。王沿

夏。水名即漢水之別稱將欲入鄢。地名在今湖北宜城縣境芋。于付切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音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王弗

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棘里名闈門也以歸。夏五月癸亥。王

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

吳辟世云  
此處精懸  
溢出精神  
王甚

吳辟世云  
突起驚創

此下乘勢  
而入如飄  
風急雨之  
驟至奇警  
獨絕

方柏堂云  
此段補敘  
楚靈王之  
貪暴以應  
首段且以

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也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

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司馬謂襄

疾也。言司馬見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殺以恐二子。

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戒若馬號諡者楚皆謂之敖。訾敖以地名。冠敖也。

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蔓成然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

諸豫章。地名在淮南江北之界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

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闕卜。佐卜人開龜兆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男。楚大夫聘于鄭。且致櫜櫟。木鄭田

以賂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櫜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

問櫜櫟。降服。如後世免冠也。諱違命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謂毋以見使爲勤勞姑歸。不穀

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樞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冢。適

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見上不順  
天下不順  
人所以亡  
國殺身也  
是文中停  
頓法又是  
推原法  
以下又生  
一波

以壁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共主密埋壁於太室廟之

庭使五人齊同而長入拜從長幼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

拜皆厭於甲切微見豐祖鬪韋龜屬音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晉韓

於叔向羊舌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

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從謂從不聞違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覺而動可謂無謀為禱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謂楚人無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忘

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謂方城焉苛慝

謂怨也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達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音弭姓有亂必季實立

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

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

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齊僖之子也有寵於僖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皆齊大夫以爲輔佐。有莒衛二國以爲外主。有國高二姓皆齊上卿以爲內主。從

善如流。下善齊齊同。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與襄顛頡魏氏子可空季子五人也有先大夫子餘

潰襄字子犯狐偃字以爲腹心。有魏犢魏武子賈佗不在五人之數蓋叔向所賢也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重耳出亡在外四國皆厚禮之謂出

亡時無人愛念之也以爲外主。有欒卻欒狐先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其公棄民。民從

而與之。獻無異親。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音有

寵子。國有與主。謂襄疾共謂共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左傳吳楚雞父之戰魯昭公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見前篇楚薳音越帥師。時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今

安徵鳳子瑕即令卒。楚軍燿。音尖吳楚之間用火滅燿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

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

情形及兵謀次敘陳法未寫戰事曆次井

留陳大夫壯而頑頓國與許蔡疾楚敗。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遠越非正卿故云賤也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楚地在河南固始縣東南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吳王壽夢子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魯昭公二十五年至定公元年

季公若季平子之庶叔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魯大夫季孫意如也昭子叔孫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宋元夫人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宋大夫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文子武子平子矣。魯君喪政四公。宣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

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有鶴

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音紀魯大夫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鶴之鶴之。公出辱之。鶴

鶴之羽。飛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買馬饋之鶴鶴跼跼。音跳行公在乾侯。晉邑名，今直隸成安縣有斥丘故城，晉乾侯邑也。

徵褻與禡。徵求也。禡，禡也。禡，內衣也。音平子每歲歸從者之衣。褻，褻也。音平子每歲歸從者之衣。鶴鶴之巢，遠哉遙遙。禡父甫喪，勞宋父以驕。禡，父昭公死外故。褻，勞宋父定。

公代立故以驕。按昭公名定，公名定，公名宋。鶴鶴鶴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鶴鶴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季公亥，兄

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即公與公思展。季氏之族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乃季

嬖。公鳥與嬖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音音以示秦過。音音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

而扶余。又訴於公甫。音音曰：展與夜姑將要余。音音公之與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於下。音音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余殺也。將為之請。平

子使豎勿內。音音納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音音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

昭伯之雞鬪，季長介其雞。音音郈氏為之金距。音音平子怒，益宮於郈氏。音音且讓之。

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曾，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勝。音音平子怒，拘臧

兔敘公若  
等三人怨  
平子之由  
為下文障  
騶之根

奕辭按云  
此段可為  
超妙亦可  
方物詞亦  
古質絕倫  
後世箴銘  
家莫能到

方柏堂云  
諷人以君  
微幸句焉  
一篇之言  
子家之言  
真深謀遠  
慮惜之之  
不從也

公使郈孫  
逆孟懿子

氏老將禱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舞也。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禮也。先君之廟，大夫

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吳公資。公為皆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

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以可遂勸公也。告子家懿伯。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若

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音職。魯邑。公居於長府。名。府。九月戊戌。伐

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辜。古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

待於沂上。沂水之上也。此沂水在魯城南。今山東曲阜南一二里之西。沂水是也。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音祕。季氏邑。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窮困之。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音惡。作。弗

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音憚。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與季氏同。求叛君也。將合。君必悔

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仲叔。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驪。音。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

句吳辟蓋云此與昭于如聞句斷又及他事長篇中多有此等最覺奇變不測

明遠贊

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禮

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讀丸蓋也。讀丸是箭。而其蓋可以取飲。而踞。謂傲慢。而遊戲。遂逐

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

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季平之名。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

忍也。與臧孫。通也。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同于齊。次于陽州。齊魯境上邑。齊侯將唁。弔失國也。公子平陰。齊邑今山

東縣名。公先至於野井。今山東齊河縣有野井亭。即是。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

謂魯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詳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子平陰。將求於人。

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以待君命。寡人將帥

敵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

公。以魯足矣。作報也。天若報君。終不得過于周。公周公止封魯以魯封君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若失魯國而以千社為臣。於齊誰復與之立也。言從

君之人皆將棄君去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首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盟書也。曰。戮力壹心。好惡

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言處者。有罪從者無罪。不離也。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



不可以盟。鞫子家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謂從者陷名留者或欲通外內。且

欲去君。去君僞真。斥出奔不必繼。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

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何必守公。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

昭子曰。人誰不死。君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

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謀。公與昭子

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皆不入。故欲殺之。伏諸道。左師展

告公。公使昭子自鑄。管邑在今山東寧陽縣西北。歸。平子元公父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

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鱣。即

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

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楯音附。楯音附。棺中。楯音附。棺中。所以藉幹鞅骨也。者。請無及先

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昵近也。降。降。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

之度。先君有命矣。羣守以死臣之。弗敢失隊。同。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適

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宋地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音句音履龜所以下為信與

僭不信僭吉臧氏老大夫家將臣稱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故事盡對及內子昭伯妻與母弟叔孫

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人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郕邑

名在今山東居平縣境郕魴音厚假郕邑大夫使為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焉計於季氏送許簿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

汝里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

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

申豐從女音賈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縛一如瑱他殿切瑱充耳繩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臧適齊師謂子

猶齊梁正猶家臣之人高齮音綺子猶家臣能貨謂行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工當致粟五千庾十六斗也高齮以

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以迺之不通先入幣財子

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不能事君也然據子猶名有異焉宋元公為魯

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

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

吳勝置云此戰全從虛處攝影破空而遊神妙無匹

巧言如簧

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齊大夫帥師從公。成大夫成邑之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

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弗

能忍也。請息肩于齊。詐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水名者曰：將以厭衆。厭，壓也。以厭衆，心不

欲使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魯大夫

射之中楯瓦。楯，同；斧，同。胸，音泐。洩，音輦。洩，音激也。矢，鐵也。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斨軼殪。改駕。人以

爲人。驪戾也。而助之。子車即淵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齊大夫從野洩。即聲子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

叱之。冉豎季氏臣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黑，鬢眉甚口。大口也。平子

曰：必子彊也。陳武子字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持魯人右。下。蓋右故下。下，下車而戰。苑何

忌。齊大夫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荆。音拂林雍斷其足。鑿。音聲一。鑿，足行也。而

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宋樂祁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

連用六有  
字一氣數  
說極意制  
辭

劉綜堯云  
聲情嗚咽  
此後敘昭  
公之窮窘  
而死極悽  
愴之意

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安

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

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魯東夷與之。有十年

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用也。事君如在

國。故鞅獻子名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

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復復于晉君也孟懿子陽虎季氏家臣伐郕。魯西境邑郕人將戰。子家子曰。天

命不愒疑也言棄君不疑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大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

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于余切。冬。公如齊。齊侯

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魯侯于大夫也禮君不敵臣

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辭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于別室不在座也子仲魯公子然也昭十二年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

子乃以君出。避齊夫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

其造于竟。同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一人辱在寡

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鄭。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主大夫之稱言輕侮之比君十大夫也。

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

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

其馬賣。

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

曰啓服。塹而死。

塹塹而死也。

公將爲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

衍羔裘。使獻龍輔。

玉名。

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齊邑。

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

出之產舍。

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

於陽穀。

昭公私以得陽穀爲喜。

而思於魯。

追思失魯之禍也。

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

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內不容于亞子外不容于齊晉。

晉侯將以

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言我爲子受無咎之在。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晉歷。

于適。

晉地。

荀躒曰。寡君使躒謂

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罔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

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

方柏堂云  
此段總論  
昭公出亡  
之事不止  
論於乾  
侯一事也

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荀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音虎。玉器。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音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徙其失。季氏世修

至理名言

此下為餘  
被。

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三后虞夏商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澤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

道也。昔成季友。魯桓公子季孫氏之祖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妊媿而下。卜人謁告之曰。生有嘉聞。

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

以爲上卿。至於文子。季孫行父武子。季孫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嫡嫡立庶。魯

君於是乎失國。文十八年公子逆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魯君于是始失其國之權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

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

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

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昭公弟定公也主社稷。則羣臣之願

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

使不敢。叔孫成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

者。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入可也。寇與季氏為寇讎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

逃也。喪及壞音頽。頽音頽。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頽音魯。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闕邑名魯羣公墓所在也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為公氏將溝焉。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身先君同榮駕鵝

夫。魯大夫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

欲為君諡。為惡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

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魯公伯禽子九

月立煬宮。

辭嚴義正

左傳吳楚柏舉之戰魯定公四年至五年

沈人不曾於召陵。事在同年三月沈國名召陵在今河南鄆城縣東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

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楚大夫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音程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

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



吳辟暹云  
就夫概言  
提擊十分  
得勢又按  
直敘戰事  
徑率少味  
故雜人夫  
概之爭司  
馬之死伍  
具申包胥  
之約鍾建  
由余種種  
情而後

伐楚。舍舟於淮。納。水之隈。曲曰納。自豫章。漢東北地名。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楚令尹。囊瓦字。曰：子沿漢而與之。

上下。我悉方城。山名。在今河南葉縣南。跨方城縣境。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於解以三者。東之隘道。或云大隧。即武陽關。直轅。即黃山。關冥阨。即平

靖關。俱在今河南信陽縣境。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楚武城大夫名黑。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楚大夫。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謂沈尹戌。若司馬毀

吳舟於淮。塞城口。三隘道之總名。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

大別。山名。小別在湖北漢川縣南。大別在漢陽縣東北。三戰。子常知不可。知不可勝。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

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子脫說教也。言致死以克吳。則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楚地。吳王

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瓦子常名。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

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

師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

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食者走也。而

文字雅潔  
陸離有五  
光十色之  
觀此記事  
之文一祕  
缺也

司馬臣  
闔廬句逆  
接

藏其身而  
以其首免  
以上一大  
段敘楚之  
所以敗及  
勝吳之所  
以

從之。敗諸雍澨。水名。五戰及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縣東北。己卯。楚子昭王取其妹季芊。音界。我。皆平王女。一云。昇我季芊之字。以出。

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燒火燧繫象尾。赴吳師驚却之。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

楚王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今河南。息縣。而

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闔廬。司馬晉在吳。為闔廬臣。故恥為擒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鈞音吳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質失子。謂不知子賢。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

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雲夢澤。中也。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

由于以背受之。謂以背代王受戈也。中肩王奔郢。在今湖北。安陸縣境。鍾建楚大夫。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郢公辛

蔓蔓然之子。鬪辛也。魯昭十四年楚王殺成然。之弟懷。鬪懷也。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辛之父蔓成然。為楚平王所殺。我殺其子。昭王。不亦可

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矜。同

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遠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

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今湖北。隨縣。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

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

辭婉義正

方柏堂云  
此篇敘事  
以伍員申  
包胥二人  
為主吳之  
伐楚入郢  
伍員之謀  
也故揭於  
篇首楚之  
復國申包  
胥之功也  
故揭於篇  
中又將二  
人初相約  
之言在此  
一提及前  
後關鍵文  
法奇而整

人以獎成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隨公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昭王也。子結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同。小

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謂楚若鳩安集也。楚竟同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音楚大。初宣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無以楚王

脫子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

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楚大曰：我必復楚國。復報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

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大。長蛇。以荐數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

在草莽。謂昭王奔隨也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音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扶

切與吳共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篇名與其王子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九頓首而坐。秦師

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

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曾之。大敗夫概王于沂。皆楚地。吳人獲鬻音楚大射夫。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散。

卒以從子西。楚昭王庶兄。敗吳師于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其也。以與王

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九倫切。子期將焚之。

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樂中。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

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培。楚地。之谿。吳師大敗。吳子

乃歸。囚闔與罷。音皮楚大夫。闔與罷請先。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葉音攝。楚邑名。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之弟后戚。

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言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

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

將涉於成。曰。白水名。藍尹亶。音尾。涉其帑。通擊。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

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豫圍鍾離。鬬巢。申包

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

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蔓成然。以有德于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其父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

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數句方柏堂云。此補敘法。此事應敘於前。夫概入王宮之下。然而平順矣。敘於此。乃見局法之變化。且見吳之

所以勝而復敗楚之所以亡而復國吳辟豈云收拾前文種種拉雜敘之妙錯綜之妙前路之勢太重不如是不足承之

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使子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常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築城尚不知高厚小大之數。當復與知何事。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澤名。即雲夢澤。在今湖北安陸縣。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 左傳晉鄭鐵之戰魯哀公二年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衛靈公太子蒯聩也。于戚。衛邑。夜間迷路也。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絃。

音問初。喪考之服。八人衰絰。音畫。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音荀。荀寅士。吉射以朝歌。

拔荷即中行氏士即通氏。鄭子姚達子般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齊鄭欲救之。故輸之粟。

以兵車之施與罕駟。薄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乘罕駟即子姚子般。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

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下。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

謀。爰契爰具我龜。謀協以故兆。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故曰故兆詢可也。簡子趙鞅誓曰。萬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斬艾音刈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

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任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

庶人工商遂。得遂任進人臣隸圉免。請免其廨役志父積簡子一名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

寸。不訖屬辟。音步歷切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無入於兆。罪域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即王良

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丘名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王良也授太子綏。所以引

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晉獻公時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

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皆晉大夫為右。羅無勇。麋苦限切也吏詰之。御對曰。疇音皆作而

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躄。敢昭告皇祖。皇大文王周文王烈祖烈顯也康叔。文祖繼業守文襄公。蒯躄

鄭勝勝鄭聲公名亂從。從子也晉午晉定公名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躄不敢自佚。同逸備持矛焉。敢告。

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謂。佩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謀不敢愛。荷以求生佩玉不敢愛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音躄於車中。獲其蠶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太子復

魯語

樊辟獲云  
種鳴得意  
之韻文亦  
與解振采  
軒翥異常

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簡子喜曰：可矣。傅叟曰同叟簡子屬也：雖克鄭，猶有知音在。憂未艾

也。初，周人與范氏田。音知氏特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公孫虓稅焉。邑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

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

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

弣音叨。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我功為上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

我兩鞞音併又音引牛鼻繩也。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材謂橫也。細小之木也。乘小木而鞞絕，示其將絕之驗也。

### 左傳齊魯清之戰魯哀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齊為郕音息故。前年魯伐齊南鄙師于郕。齊地也。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季康子名肥謂其宰冉

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御諸竟。同境。季孫曰：不能。求曰：

居封疆境內近郊地之間。季孫告二子。叔孫孟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屬屬臣也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都邑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

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

朝。使冉求隨。俟於黨。音中。朝地名。武叔。叔孫武叔名州仇。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孟懿子名何忌。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懿子之子武伯懿。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

右。季孫曰。須。樊遲名。也弱。有子冉求曰。就用命焉。言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魯邑名。人三百

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魯南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昭公之子公為。見保者。城守者。而泣

曰。事充。謂修得繁。政重。謂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師

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心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

約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音貫。陳莊大夫。涉泗。水名。孟之側。孟氏之族。後入以為

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魯人。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言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

狃曰。惡。平。言止戰惡。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言心雖不欲口不言。

吳辟云  
劉播務人  
之言生氣  
奕然蒿目  
時政之弊  
尤極悲憤

孟孺子之



曾願賦調  
方柏堂云  
此文通篇  
以再有作  
主故以孔  
子之贊作  
結贊母有  
之義所以  
深罪季孟  
之不義也  
語有包涵  
尤妙  
方和堂云  
此篇以葉  
公爲一篇  
之主前一  
段敘于西  
不從葉公  
之言以召  
白公致亂  
後一段敘  
葉公討白  
公以定亂

鄭人在此  
兩句應上

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音殺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殯也。時人疑童子當殯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左傳白公之難魯哀公十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太子建楚平王太子爲費無極所讒平王使司馬奮揚殺之奮揚先報太子故得脫事在魯昭十九年自城父音甫楚邑奔宋。建爲費無極所讒平王使奮揚殺之

揚先期於太子遂奔宋又辟同避華氏之亂。宋華向之亂事在魯昭二十年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

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即太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

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音攝曰。吾聞勝也詐

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楚令尹公子申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同境使衛濬焉。葉公子高

沈諸梁也曰。周仁周親也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私謀復讎

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楚邑。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

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

文詐而亂

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于西千鄭人言我欲復讎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矣勝自厲磨也。劍。子期公子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令尹之狂

楚國第。第用士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中兩旬應

子西不悛。首勝謂石乞。勝之曰：王與二卿士。子西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五百人不可得

見熊宜僚

也。曰：市南有熊宜僚。勇士也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音悅告之

一節應上

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楚邑在今安徽縣上

文求死士

北。縣西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

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木以殺人而後死。石

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

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山名在今河南葉縣南跨方城縣境之外。皆曰：可

以入矣。子高。即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慶。偏重必離。如物偏重則必離敗聞其殺齊管修。楚賢大夫齊管

仲之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平王為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

焚庫弑王  
不然不濟  
吳辟靈云  
遊提倒轉

葉公亦至  
四字湊拍  
無痕

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列石乞尹門。爲門圉公陽夫。楚大穴宮。穿地穴負王以如昭夫人。惠土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通覲猶若見君面。是得艾也。音刈民知不死。其亦夫。音扶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謂子西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謂白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勝奔類。音黃吳。沈諸梁。即葉兼二事。令尹國甯。乃使甯。甯子西之爲令尹。使寬。子期爲司馬。而老於葉。子國也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目錄

敘紀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一
通鑑胷爽之難	七
通鑑諸葛恪之難	一三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一八
通鑑剡裕伐南燕之役	二四
通鑑韋叡救鍾離之役	三〇
通鑑高歡沙苑之戰	三三
通鑑宇文泰北邙之戰	三六
通鑑韋孝寬之守玉壁	四〇

通鑑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四二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四六

韓愈平淮西碑……………五六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三

敘記之屬一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通鑑赤壁之戰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初魯肅聞劉表

荊州刺史卒。

言於孫權曰。

荊州

後漢州刺史領南郡江夏武陵桂陽長沙等

治漢壽劉表徙治襄陽今湖北襄陽縣

與國鄰接。

此篇以魯肅為經武侯次之孫劉魏為緯穿插處極緊湊

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

愛琮惡琦表卒衆遂奉琮為嗣

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

子琦少子琮表及後妻蔡皆

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竝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今湖北漢口鎮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郡名今湖北舊荊州府北至襄陽府境是其地治江陵即今江陵縣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由捷徑往迎劉備

與備會於當陽。漢縣今屬湖北長坂。在今當陽縣東北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同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

備先為豫州牧故以官位稱之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郡名屬交州治黃信今廣西蒼梧縣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建安

五年曹操表孫權討虜將軍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會稽是郡陽豫章廬陵新都兵精糧多。

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

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

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今湖北鄂城縣縣之樊口。在今湖北武昌縣西北果子湖入江處也曹操自江陵

見上南郡將領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

見權於柴桑。漢縣在今江西九江縣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

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

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

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獸石如麀善登木性多疑慮故喻遲疑不決者曰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

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見韓愈祭田橫墓文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今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

時爲江夏太守江夏郡今湖北舊德安安陸漢陽武昌黃州諸府是其地

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

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曹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牛皮蒙船兩兩開擊掉扎前受左右有弩窗才穴敵不得近見通典乃以十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

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

陽。縣名今江西鄱陽縣

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時超以偏將軍屯涼州遂以鎮西將軍屯金城尙在關西，

指函谷以西之地今陝西甘肅二省是也

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

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同擒操，

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

二袁袁紹袁術

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

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音灼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

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

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待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

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周瑜字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張昭字元表。按後漢註作文表秦松字諸人各顧妻子。挾持

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字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佐也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

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

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

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

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

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

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

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魚縣西北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

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於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

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

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直略切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

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

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同雷正字通擊鼓曰雷鼓大震。北軍大

壞。操引軍從華容。漢縣故城在今湖北監利縣道步走。遇泥濘。音寧漳也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

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

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

見上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甯請先徑進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往卽得

其城。因入守之。益州。今四川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

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

疾風掃檣  
如聞噴噴  
出出之聲

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統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魏齊王芳 嘉平元年

大將軍字明。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言其服御比于帝王也。尙方珍玩。充牣音切其家。又私取先

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綺文者。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

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謂總理庶政。典禁兵。不宜並

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同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二郡名。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古九州之

一卽今直隸山西二省及河南。刺史孫禮請天府朝廷府藏曰天府。凡圖冊盟書獄籍皆藏焉。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

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謂禁錮之使不仕進也。五歲。

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司馬。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耶。志理分界失分。

此篇敘事  
優爽寫太  
傳神氣如  
生  
敘爽切次  
不聽不籠  
之諫

形容盡致

老奸作態  
使人解頤

爽敘爽議  
承遞轉換  
處皆無痕

故爽等不  
復設備之  
下本可逕  
接太傅懿

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雖不可忍。且姑忍之。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露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風謂風疾。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僅能接續也。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言人之近死也。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正始。齊王芳年號。九年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通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八元八凱也。見卷十一季文子諫納。

陰與其子中護軍師一段然略直率忽插入管轄說易一節文境方曲折而不偏促

應賞段桓範之言

僕苗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同重。而懷

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

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音杯哀減也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

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同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

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以輅爲狂。太傅懿陰與

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魏明大將軍爽

與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

授兵出屯洛水浮橋。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橋在其南五里。召司徒高柔假節。假其符節也。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

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明帝景初元年懿擊斬公孫淵于遼東。翌年正月還至洛陽與爽並

受遺詔先帝詔陛下秦王。齊王芳弟詢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懿自擊斬公孫淵于遼東還至洛陽臣言太

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

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外則僭僭。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

寄坐二字

新

此非先帝

詔陛下及

臣升御牀

之本意也

一句應先

帝留陛下

秦王及臣

升御牀句

雖小段中

亦同互應

伏極整密

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

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

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濟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甯

宮。皇太后所居宮名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

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

事不通。不使上聞也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在洛陽南十六里南伐木為鹿角。軍中築柵埋樹木外向曰鹿角發屯田兵

數千人以為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

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

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

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洛陽正南城門城門已閉。門後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

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

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



敘爽二次  
不從桓範  
之言

爽愁悶不  
知爲計與  
前爽窘迫  
不知所爲  
暗映

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今河南許昌縣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一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曹真字子爽，父佳人，生汝兄弟，純通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尙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灼津門洛陽南面四門之一，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

補敘兩段  
中文字布  
局均差池  
相似如敘  
羊祜之見  
機則與魯  
芝楊綜之  
義暗對夏  
侯令女之  
節烈則與  
憲英之賢  
智暗對司  
馬懿聞而  
賢之一句  
又暗與太

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尙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是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言殆將成就也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持林切。先是爽辟王沈。南以人字叔子時隱居太山後應聘于晉及太山羊祜。居太山後應聘于晉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甯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况今

傳懿曰彼  
各以其主  
也相對

觀人法甚  
精鍊句亦  
極雅屬敘  
管輅之論  
鄧鳳又同  
應前文

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  
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  
初名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司馬師字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  
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  
爲伊呂。陶嘗謂傅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  
何以爲聖。元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  
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  
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  
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元荀粲  
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  
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通鑑諸葛恪之難

魏齊王芳嘉平五年  
吳孫亮建興二年

此篇寫諸葛恪之敗 詳述其驕縱 矯亢 衰氣 乘之

吳諸葛恪字元遜三國吳諸葛瑾子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恪為太傅入寇淮南即今湖北大江以北漢水以東及江蘇安徽江以北均淮南之地驅略民人諸將或

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今安徽合縣新城困

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嘉平五年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司馬懿弟督

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東指吳寇淮南西指姜攻魏狄道時姜維攻魏狄道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詔周亞夫將兵討之亞夫軍昌邑堅壁不與戰吳楚士卒多餓死叛散按昌邑漢縣故城在

而吳楚今山東金鄉縣吳王濞楚王戊也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

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勞同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

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

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

衆解狄道魏龍西郡治今縣屬甘肅之圍敕毋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即洛門峽在今甘肅伏羌縣西姜

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

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

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

朱異蔡林  
雙舉作鉤  
勒略頓

流曳道路  
頓仆坑壑  
措詞古質

鄧艾及論  
實能見及  
恪必敗

載禍二字  
新穎

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謂力竭而降。家不連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猶言徹夜。徹諸屋材棚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曾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吳郡今江蘇江寧縣。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奔。古奔字。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江邊小洲。也。一月。圖起田於潯陽。今江西九江縣。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杖執。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况恪

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

書令孫嘿。同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分職治事之官嘿曰

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

親近。復敕兵嚴。軍中設備也欲向青徐。二州名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

十月。孫峻吳孫堅弟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

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

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

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

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

乃安。別飲所齋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

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通織裁僅也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

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刀。謂收職之也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

精爽擾動  
殆如楚子  
心蕩天奪  
其魄矣

侈然自放  
尸居餘氣

絳均之表  
詞翰多風  
才劉中雅

引鑿布作  
旁觀化板  
為活

犇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蔑束腰。投之石子岡。在今江蘇江寧縣南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

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今湖北公安縣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

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

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時也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

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

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冒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

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

愴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城。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則法也乾坤怒不極旬。使其

鄉邑若。或也及也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墳籍必殯葬之施。見前項羽本紀韓信獲收斂

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

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沮謂正其非也天下。豈不大哉。昔樂布。漢高帝時彭越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捕之樂布為越使

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布曰彭王反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

氣凌其上  
激蔑乎下  
八字盡之

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孫聖之弟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巂音瀘郡石城。不今四川西昌太守張嶷音逆與瞻書曰。東主謂孫權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音蛤上官王燕蓋王上官桀謀殺霍光事。覺光盡誅之逆亂之謀。見前霍光傳賴成周成昭漢昭帝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古昔典籍所記而太傅雖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進言者耶。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探察。恪果以此敗。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通篇皆寫  
謝氏與秦  
王堅

龍驤小點  
續逆攝下  
文法

晉太元晉武帝年號八年七月秦王堅晉武帝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

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即晉孝武帝為尙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尙書。桓

冲為侍中。執同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為少年都

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燕慕容皝之子封是王後為慕容評所讓出奔秦未幾姚萇姚弋仲子燕慕容暉所滅及堅敗遂叛秦稱帝于中是為後燕姚萇姚弋仲子兄襲為秦

所敗被殺及苻堅敗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苻堅弟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慕容垂鮮卑種姚萇羌種我

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

為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

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音刺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袁州刺

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主。健人關以堅為龍驤軍。卒于生嗣立殘虐堅

弒之而自立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

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於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

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今河南項城縣

涼州之兵始達咸陽。符秦郡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東

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東南各省輸粟以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地名即今安徽潁上縣東南之正閘

寫謝太傅筆筆生動警拔有致

鎮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兗輔

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今安徽壽

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

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古與切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

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

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

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

天下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

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郟城。在今湖北安陸縣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

山名在安徽壽縣西北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在安徽定遠縣西下流。入淮謂之洛口柵淮以遏東兵。

於是謝石  
等諸軍繼  
進寫迅雷  
不及掩耳  
即從秦王  
對面看出  
反照愈明

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大晉人爲梁州刺史鎮襄陽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執。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在壽縣東北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在壽縣東北十里又西北流十里入淮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

秦兵遂退  
不可復止  
此亦有數  
存

風聲鶴唳  
皆兵龜鑿  
飛舞

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在壽縣西北三十里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古以雲母飾車。雲母。按雲母花崗巖中之主要成分也。色有黑有赤黑者爲黑雲母。赤者爲紅雲母。其粉末可爲塗飾之用。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繇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音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

寫慕容垂

忽插入謝  
安得驛書  
方圍棋遙  
接上圍棋  
賭筭來脈  
有舉斷盤  
運之勢

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

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

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太傅謂慕容評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

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猛伐燕請慕容垂于令參其軍事至洛陽猛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逃死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心亦難知聞

東朝比來海悟吾今還東女可速發令奔燕猛表令叛狀垂懼而走為追騎所獲堅待之如初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連苻秦

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指函谷關以西之地即甘肅陝西二省是也會非吾有也。冠軍行、軍趙秋曰。

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慕容垂本名霸為燕王僑所惡以其警墮馬折齒更名缺尋以其庶讖文更名垂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

秦主。據鄴。今河南臨漳縣本燕故都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

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音暉屯郟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故城在今滎澤縣西南慕容德復說

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

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

歸建康。故城在今江蘇江寧縣南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為散騎常

侍。朱序爲琅瑯。

即今山東舊兗青沂來四府及膠州之地

通鑑劉裕伐南燕之役晉安帝義熙五年

先敘劉裕得人三人以爲必克皆確有見地

義熙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鎮惡騎乘非長。關音彎引弓也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

鎮惡於謝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爲中軍參

軍。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即建業今江蘇江寧縣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故城在今邳縣東留船艦輜重。步

進至琅邪。音耶故城在今山東諸城縣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音賢上聲山名在今山東臨朐縣東南之險。

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孰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

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音衛今山東臨朐縣退守廣固。南燕都故城在今山東益

郡縣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慕容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

次敘燕主之廣圍不能用人

次見超之識開門捐盜

次寫劉之英銳

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舉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袁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各主執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執不能久。吾據五州。南燕置司隸于廣固。其外置袁州于梁父。青州。東萊并州于平陵。幽州于發。徐州于莒。城俱不今山東境內。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甯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慕容超從叔。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音卓。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漢末益州刺史。為多備所滅。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整飭也。營。即莒城南燕徐州。治今山東莒縣。梁父。故城在今山東泰安縣南。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

胡藩得聞

寫趙之敗

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遺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今山東沂水縣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即瀾水在臨朐縣東南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並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晨，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韓信擊趙，伴棄旗鼓走趙空壁，逐之，信別所遣二千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遂破趙。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詔、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音患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螿及豹尾。豹尾車，天子屬車。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糴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尙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



寫裕兵勢  
如火如荼

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南燕室曰。不然。晉兵乘勝。氣敵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夏主赫連勃勃其先冒姓劉氏故亦稱劉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執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尙書令韓範。爲燕秦所市。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尙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城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

寫裕之智  
略氣概不  
可一世

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在今陝西中  
都縣西北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相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鑿與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文崇等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黃石固。在甘肅平涼縣西北我羅城。在黃石固東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即大咸城在今陝西榆林縣東北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初。興遣衛將軍姚弋仲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尙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

驚超末路  
狼不堪

奮劍而死  
不能衝  
至被勝神  
色自若可  
謂強

起布衣。滅桓玄。桓温子安帝元興二年廢帝自立尋為裕所誅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同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音因阨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耶。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詵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癸未。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凋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甯奮劍而死。不能衝壁四面衝壁而降也。而生。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

雖納韓范之諫猶恣意殺戮以貨劉寄奴亦大盜之雄者耳

寫中山王英初起甚銳然稍復反觀韋叡翼略處處使英奪氣

尸與城平想見當時苦戰

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通鑑韋叡救鍾離之役梁武帝天監六年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

梁天監梁武帝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魏宗室字虎兒宣武帝時以功封中山王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

鍾離。故城在今安徽鳳陽縣。東流入安豐境。魏人於邵陽洲在今安徽鳳陽縣東北注水中兩岸為橋。樹柵

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攻城。以通糧運。城中眾纔三千人。昌義之督

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

土迤音作壓也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

夜苦攻。分番猶言更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

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二月晴霽。城必可克。

懷諫

走馬步地  
言走及奔  
馬  
寫章  
聲色  
有

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十蒸溼，無宜久淹。執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執。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古九州之一後魏置豫州于汝南即今河南汝南縣刺史韋叡音銳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故城在今安徽合肥縣東北取直道由陰陵故城在安徽定遠縣東北項少迷失道處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尸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猶言衛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前曹爽之難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故城在今安徽鳳陽縣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比及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膺。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

梁橋拔柵  
梁懸歷於  
柵懸戰之  
景

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收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等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以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遂北至濊音水。即渙水在今安徽宿縣東北。上英單騎入梁城。亦曰南梁城在今安徽鳳陽縣西北緣淮百餘里。尸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

爭奪地屠戮慘傷而以二十萬鎊官賭之等於游

王爾亦能作壯語

遠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古博戲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雅博塞爲勝負之采博頭有刻梟形者爲最勝虛次之雄憤又次之塞最下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通鑑高歡沙苑之戰梁武帝大同三年西魏文帝大統三年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

大同三年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關名在今山西長治縣東南趣蒲津。關名在陝西鄠邑縣東使高敖

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字文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郡名今河南南陝縣

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琨音言於歡曰。西賊連年

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治恆農見上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

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西魏文帝名黑獺字文泰小名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

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

軍乘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蔡子

貉獸那得過。歡至馮翊。郡名即華州今陝西大荔縣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

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水名渭水之支流在陝西大荔西五里軍於許原。在大荔西北秦至渭南。徵諸州

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執。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

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

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在大荔縣南十二里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

宇文泰所  
論情勢與  
宇文深皆  
有見地

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秦先是發

魏遣寶泰攻潼關。兵敗被殺。復音彌諫。回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熊

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

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

狀而還。歡聞秦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

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渭水曲處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

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

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獬居例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音無

寫諸將有  
謀略



寫李綱歌  
令貴彭樂  
三人勇  
以壯魏兵  
戰勝之聲  
色

喪甲士八  
萬棄鎧仗  
十八萬總  
東作收

所用。力不如緩以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音表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以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納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歡跨橐駝就船。乃得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兵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

種柳紀功  
萬國透

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 通鑑宇文泰北邙之戰

梁武帝大同九年西魏文帝大統九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元年

仇覺起於  
國關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音織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歡長子奏令改選。暹方為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為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興典軍事。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大同九年二月壬申。以虎牢城名在今河南汜水縣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苟其命。須與苦手。杖也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官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况於他人。歡乃釋之。高季式仲密弟在永安戍。今山西靈縣仲密遣信報

宇文泰之不死與漢高說丁公事相類  
掉頭連頓舉刃噬齧高歡神氣突奕如生

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

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即柏谷在河南偃師縣東南拔之。二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河橋在河孟津縣西及中流共有三城古

稱河為三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灤水。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

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

山。即北在洛陽縣北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灤曲。夜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

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

以數千騎為右甄。猶右也衝魏軍之北垂。邊界也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

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

鉅鹿王圍。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

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

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黑獺。字文泰小名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

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剝掉。音存上聲持頭髮也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見前舉刃將下者。噤斷

音械默而切齒也

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耶。命取絹三千匹。壓

三千絹背  
粗惡舉止  
可哂

問不容髮  
此中盡有  
天焉

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秦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秦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槩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槩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高歡字賀拔破胡。勝字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秦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

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樹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秦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秦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

漢末張魯據漢中爲曹操所滅

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尙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秦。遂東歸。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地名在今山西稷山縣西南將使鎮虎牢。未至而秦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秦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

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

通鑑韋孝寬之守玉壁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魏文帝大統十二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

此篇以韋孝寬之智勇善守爲主

梁中大同

梁武帝年號

元年十月東魏丞相歡

高歡也

攻玉壁

也名在今山西稷山縣西南

晝夜不息魏章孝寬隨機

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

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

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與孤虛法

史出辰不全故有孤虛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如甲子旬中祿戌亥戌亥即孤辰巳即爲虛又唐書藝文志有黃帝兵法推記一卷

聚

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

塹坑也

邀其地渚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殺之又

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

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

城外盡攻  
守術而城  
中守禦有  
餘兩句總  
束一筆

正文至呼  
闕去已完  
下係餘波

敘景之  
怯乃反觀  
孝寬之勇

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濬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從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瑱音挺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瑩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在今河南濟源縣西魏建州刺史楊欒音表鎮車廂。故城在今絳縣東南恐其寇邵郡。今山西垣曲縣是其故治帥騎禦之。景聞欒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故城在今河南孟縣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高歡子即鎮鄴。東魏鄴在今河南臨漳縣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今山西太原縣治魏以韋孝寬爲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一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辭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通鑑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唐德宗興元二年

興元唐德宗年號元年二月，朱泚音此自奉天敗歸。見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

橋。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北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寇襄城，德信救之，敗于滬澗。按滬澗水名在今河南爽

縣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軍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

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奉天之亂，盧光入援有功，為盧杞所遏，不得入。見因上表，表杞等罪惡上，不利己。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

獨當一面，恐事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東築壘

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

寫李晟李懷光兩兩對峙而移軍東渭橋事作樞紐以陸忠宣兩奏終篇使兩邊情勢明白如



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猶言軍 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

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同之。辭以士卒疲弊。

且常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

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

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

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失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

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

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

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種族名其系出自西相尙結贊言。蕃法發

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

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

陸忠宣兩  
奏理明事  
嚴又委曲  
不激切真  
思靈之言

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執。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尙結贊齎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執窮援絕。引日偷牛。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

利害輕重  
言之詳審  
而詞氣復  
紆徐委蛇  
不露鋒芒  
非志慮忠  
純經術深  
厚又明察  
當時隱弊  
者不能爲  
此言

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它與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勅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隱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執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鬪不可以不辭。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

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中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元和唐憲宗年號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唐鄧節度使所治今河南泌陽縣軍中承喪

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慰撫也

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

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

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方鎮名即彰德軍領申光蔡三州人自以嘗敗高袁。高靈袁游俱二

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李愬謀襲蔡州。今河南汝南縣淮西節度使所治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

坊皆方鎮名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軍中小校也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子少陽死

元濟自領軍務朝廷不許遂發兵反。捉生虞侯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劾其心。愬許

平蔡為有唐最大之武功前寫李愬後寫裴度不以羸兵苦戰為能事專以懷柔撫綏底成功凡為將帥貴威猛而愬獨上寬柔用兵不厭詐而此多尙誠以三十餘年官兵不到

之地四年  
不克之城  
一朝擒彼  
元兇招徠  
降卒遂使  
梟狼嗥嘶  
之場被日  
月光華之  
昭較尋常  
以戰功爲  
主要者迥  
乎不同

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德宗年號

中隸安州。今湖北安陸縣是也。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

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

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在今河南鄆城縣南。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

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又鐵城在今河南遂平縣西南。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

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鄂岳觀

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在今湖北麻城縣北。甲寅。攻申州。淮西節度使所領。今河南信陽縣。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

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食廩以奉戰

士。民多無食。采菱芡。果之類。植物也。生止水中。芡及葉皆有刺。葉大而圓。平貼水面。結實如栗。球俗名雞頭。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

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州之撫養。并置

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楊柵。在今河南桐柏縣西。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愬

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

樹之風聲  
如水蹄聲

中夾董昌  
歸子母事  
作一小傳  
正如項羽  
本紀附陳  
嬰之母事  
所謂大傳  
中必兼帶  
數小傳也

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勣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勣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勣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軍夾澗水此小澗水在河南臨潁縣西南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渡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公引兵五千度澗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俱方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音。今河南鄆城縣。丁亥。李光顏敗淮西軍二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勣遣山河十將董少玢音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在河南確山縣南。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楂岬山亦曰查牙山在河南遂平縣西。南與馬鞍山相距十里。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城名在今鄆城縣西南。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

寫愬得人心

收李祐一段特爲愬寫愛才敬士之赤忱

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

懼。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洄曲。亦名時曲。潑水于此回曲。故名。在今河南商水縣西南。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

之。李愬山河十將嬌雅、田智榮、下冶城。在河南西平縣西北。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俱在河南

正陽縣東北。癸卯。嬌雅、田智榮破西平。縣名。今屬河南。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

子野、李忠義襲朗山。今河南確山縣西。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

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

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輿橋柵。在遂平縣

東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侯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

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

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婦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

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

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

蔡 伏下文襲

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遶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節度使名亦唐鄧節度使所屬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勇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執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執實窘蹙。但

突出裴度



去中使之  
擊肘此爲  
勝敗一大  
關鍵

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城故在今湖南零陵縣。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以恐其合中外之執，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於賈店。在郟城縣東南裴度過襄城。縣名今屬河南南白草原。地名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郟城爲治所。甲申，至郟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同陣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

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潞水鎮。殺

三將。焚芻藁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

今遂平縣

諸將曰。今日往亡。

陰陽家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九月以寒露後二十七日爲往亡。

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

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

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

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

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

記鄭澥

音蟹。鎮名在鄆城縣東南。

至鄆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

官名即散騎常侍。簡稱。

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

城於沱口。

鎮名在鄆城縣東南。

董重質帥騎出五溝。

在沱口十七里。

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執將及度。李光顏

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

李愬命馬步都虞侯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

即文城柵。

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

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

在後方援護也。

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

使慙先頌  
令則士平  
或沮疑不  
敢進故示  
不測

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音備整羈勒。音馬留義

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

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

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

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分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唐潯人德宗貞元十四年以申光蔡三州叛尋復誘罪元和四年死其將吳少陽代之九年死

子元濟叛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

李祐李忠義饜。音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即守更夫

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雉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

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謂俘虜之囚犯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

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

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

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

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兵甲之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

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城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

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

元濟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感鞠之場以待裴度。己卯。淮西行

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

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

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韃出迎。拜於

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

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

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

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

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不拘小節也若矜小勝。

與背水陣  
戰勝後諸  
將問淮陰  
同

寫裴度函  
宏旨蘊與  
李愬之推  
誠納衆對  
照

蔡人始知  
有生民之  
樂一語括  
盡

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免其徭役曰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唐京鄱子城西南有獨柳樹。爲行刑處。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澠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東以示衆。曰。此皆公聊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擴音曠戾。猶言蠻橫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

晏平論元  
濟可謂有  
義而不免  
於死此說  
之所以為  
難

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時據曹青等州拒命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侯劉晏平應

募。出汴宋二州名宣武軍節度使所領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州名屬平盧軍今山東鄆城縣是其治師

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陆音沿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弈於內。晏然

會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

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

悉主悉臣。悉以為主而臣之也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

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大奸慝也適去。稂莠不薤。音蒿除草也相臣將

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容聖文武皇帝。憲宗尊號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

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

謂夏梁銀百度。又明年平蜀。謂劍南節度行軍司馬劉闢。又明年平江東。謂鎮海節度使李琦。又明年平澤潞。謂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遂定

易定。元和五年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貞。致魏博貝衛擅相。元和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貞。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

究極也。武予其少息。九年。元和九年也。蔡將死。謂吳少陽見前篇。蔡人立其子元濟。吳少陽子。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

葉音攝襄城。今縣俱屬河南洛陽縣。以動東都。今河南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

言不由朝廷授命也。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代宗廣德元年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德宗貞元二年四月以陳仙奇十月以吳少誠繼之是為三姓代宗大歷十四年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

殺自為節度使臣希烈吳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謂以己唱

聲。萬口附和。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

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李光顏也元和九年命為忠武軍節度使忠武軍領陳許二州。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音合

陽。皆方鎮名。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烏重胤也元和九年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鎮汝州。汝故有河陽懷

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皆方鎮名。陝益。二州名。鳳翔。府名即岐州。延慶。二州名。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

謂韓弘時以宣武節使為淮西諸軍都統。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李文通也元和十年命為魏州團練使扼固始之險。汝守壽。維

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皆方鎮名。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李道古也元和十一年命為鄂岳觀察使。汝其觀察

鄂岳。

李愬元和十一年命爲唐鄧隨節度使

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

度

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

汝子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統諸軍。曰守謙。

內侍梁守謙

汝出入左

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

斧。通天御帶。

御用犀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

度行帝御通化門送之

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

大戰十六。得柵塹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州名見前篇

破

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

元和十二年五月李愬遣將生擒淮西騎將李祐以歸待以客禮

輒釋不

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

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

俱見前篇

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

半到蔡。

見前篇

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

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

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



茅鹿門云  
頌文淋漓  
縱橫並合  
繩斧

常侍。帥鄜音浮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淮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十。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圯。符鄆切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

聖肅代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

失朝。曠不岳狩。謂巡行四岳之禮多曠廢也。時借在東平恆在成德劫名百隸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

孰恤憂也子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譟。音欲

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謂李師道等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入朝。東下李師道遣刺客暗中射殺之。又擊傷裴度首。京師大駭

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薰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

胤。勸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指顏胤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

倍之。常兵時曲。即酒也。見前篇軍士蠢蠢。既翦陵雲。柵名在河南商水縣西蔡卒大窘。之邵陵。城名在河南鄆城縣東郟城來

降。見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理也士飽而歌。馬騰於

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謂守西師。謂李愬入蔡之師。躍入道無留者。額同額額大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嬉。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今盱而起。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饘。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音抗凡叛有數。弊執同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婿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僭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9335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880B



931350